康南海自編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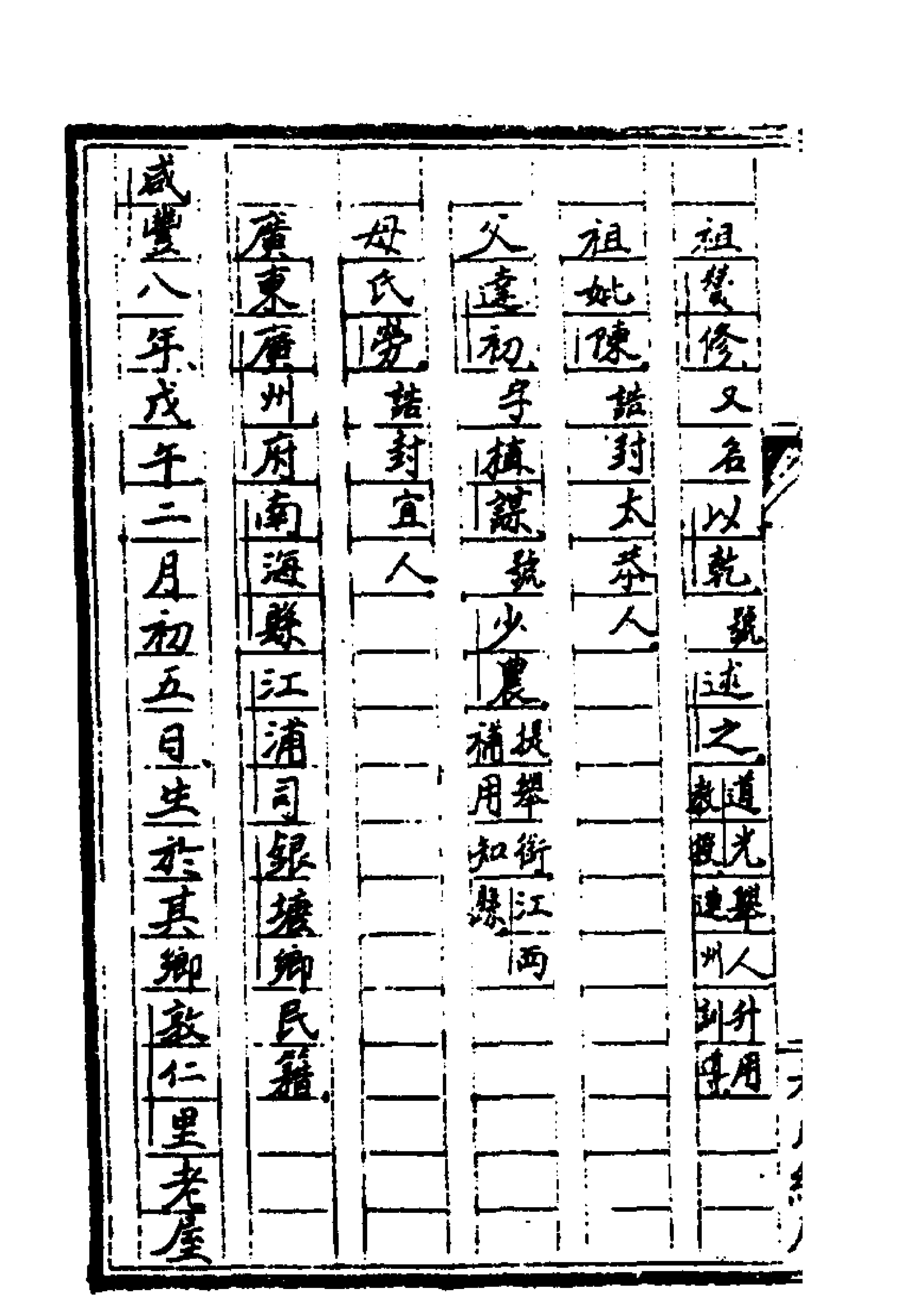
始祖建元 南宋時自南雄珠璣里始遷於南海縣西樵山北之銀塘鄉又名蘇村

高祖輝字文耀號炳堂 嘉慶舉人誥封榮祿大夫廣西布政使邑志有傳

高祖妣方 誥封太夫人

曾祖健昌 又名式鵬號雲衢 誥封資政大夫福建按察使

曾祖妣梁 誥封太夫人



祖贊修又名以乾號述之道光舉人升用教諭連州訓導

祖妣陳誥封太恭人

父達初字植謀號少農拔舉銜江西補用知縣

母氏勞誥封宜人

廣東廣州府南海縣江浦司銀壙鄉民籍

咸豐八年戊午二月初五日生於其鄉敦仁里老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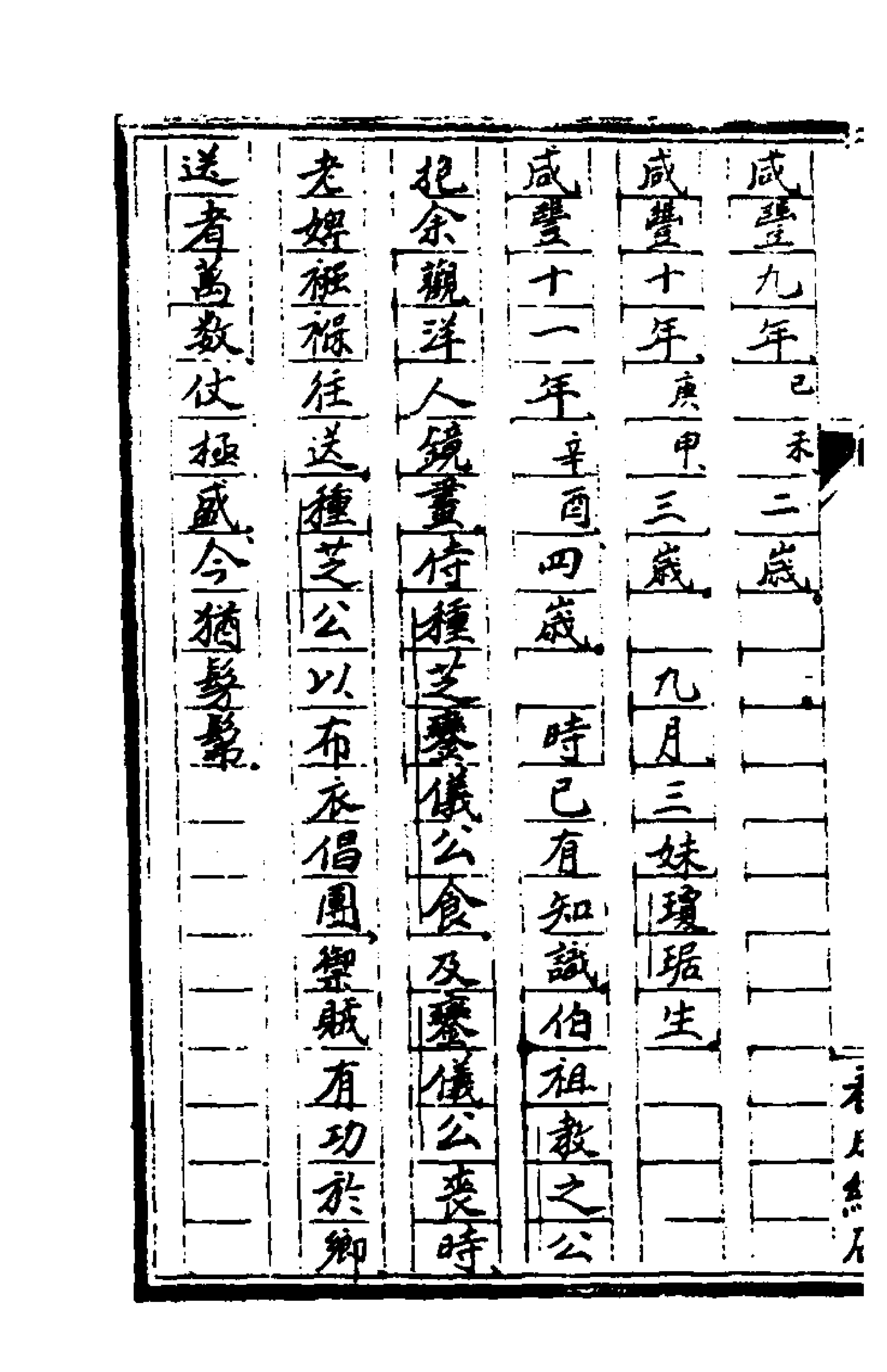
中太宜人胎十一月而生時已有女兄二人長者殤矣祖父母望孫切矣於時連州公官欽州學正聞而欣喜錫名曰有欽在遠寄來及至伯祖知府公名之曰有為　連州公有詩記之聞長孫有欽生父切孫謀望眼穿震雷未發巽風先湧將璋且猜三索恩報桑弧畫一乾畫肖孤燈官獨冷書香再世汝應延可

憐大母含朝露，空話含飴慰九泉。（時陳太恭人以先年十二月新喪。）

連州囑勿刻詩，敬遵而亡，今存之以記祖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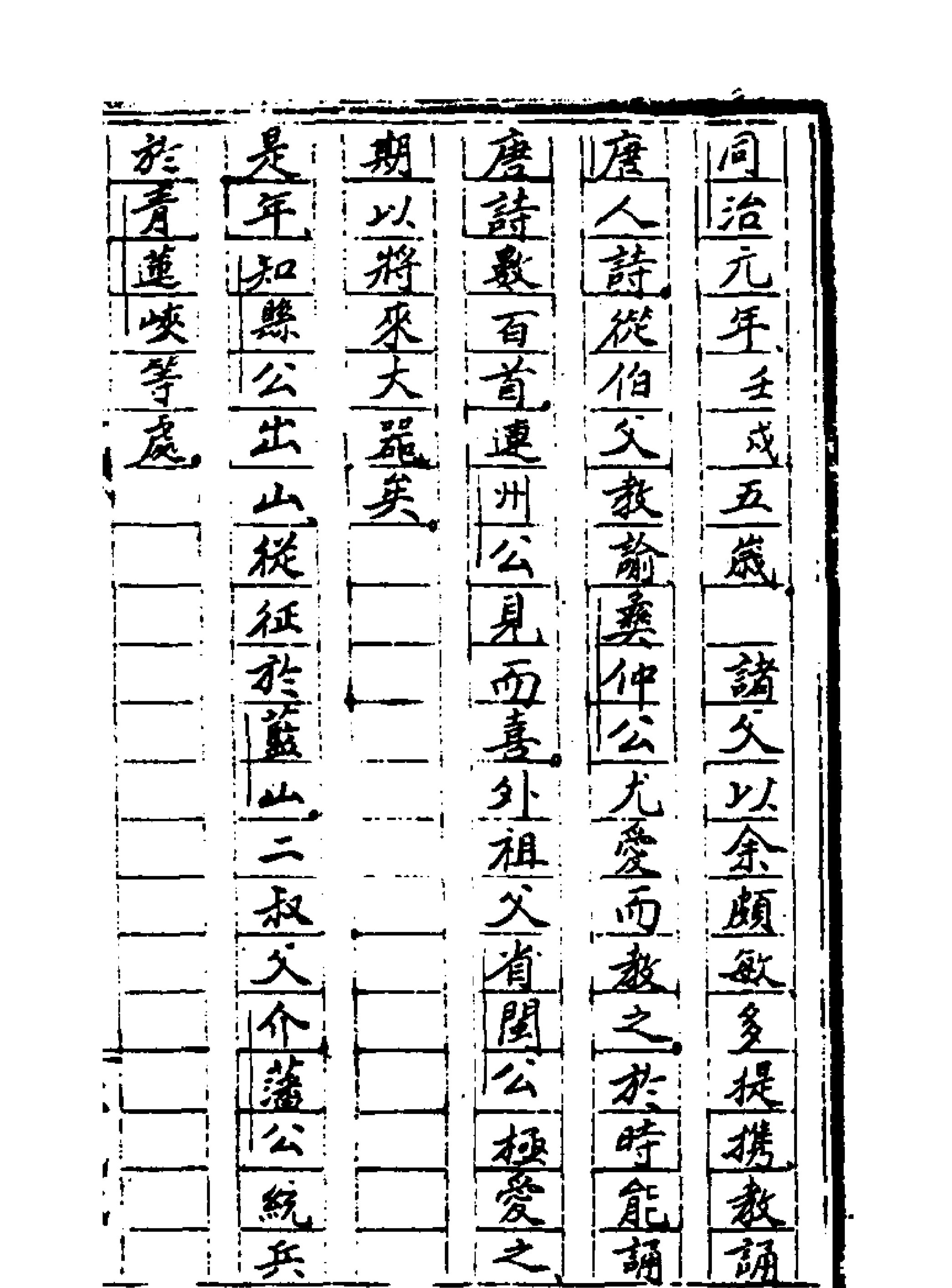
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為士人，至於吾為廿一世，凡為士人十三世矣。炳堂公為馮魚山編修老弟子，又與馮潛齋郎中為友，講理學，師道甚尊，成就甚眾。雲衢公受家學，嚴氣正性，行己惠人，德行踸踔，尤篤守

呂新吾呻吟語劉念台人譜陳榕門五種遺規之學
連州公傳何樸園員外之學而潛齋先生三傳弟子
篤行盛德為官師皆有惠教欽州賓興館連州昭忠
祠祀焉知縣公孝德仁厚從叔祖護廣西巡撫國麟
討賊於閩有功早世有為生時知縣公方居憂授徒
於鄉吾家實以教授世其家


咸豐九年己未 二歲

咸豐十年庚申 三歲 九月三妹瓊琚生

咸豐十一年辛酉 四歲 時已有知識伯祖敎之公抱余觀洋人鏡畫侍種芝饗儀公食及饗儀公喪時老婢裾祿往送種芝公以布衣倡團禦賊有功於鄉送者萬數仗極盛今猶髣髴



同治元年壬戌五歲　諸父以余頗敏多提携教誦唐人詩從伯父教諭奐仲公尤愛而教之於時能誦唐詩數百首連州公見而喜外祖父肖閭公極愛之期以將來大器矣

是年知縣公出山從征於藍山二叔父介藩公統兵於青蓮峽等處

同治二年、癸亥六歲　從番禺簡侶琴先生鳳儀讀大學中庸論語、并朱注孝經、諸父課以屬對、出柳成絮、應聲荅以魚化龍、參仲公亟譽之、謂此子非池中物、賞給紙筆甚樂、九月四妹順介生、知縣公從征閩中

同治三年、甲子七歲、從簡先生學、是歲連州公以

欽州學正俸滿升知縣不就改教授候缺歸知縣公
從征閩中至克復嘉應還家
同治四年乙丑八歲
連州公授徒於廣府學宮孝
弟祠學者將百人從授經焉
歲暮從彝仲公學即
在孝弟祠後始學為文是時知縣公及諸叔父咸還
侍連州公館中趨翔庭訓至樂也誦書經與者每次

䏦二篇敎徧輒䏦背記諸長老大驚之

同治五年丙寅九歲　連州公任修南海縣志事居

南海學宮志局中今明倫堂也爲從侍焉從陳鶴儕

先生授經於學宮中崔清獻祠又從梁舜門先生諱健

修甲子舉人聽講焉

乙及之間友之中丞公克復浙閩兵事大定以新授

閭某假歸。諸父咸從凱旋。於時門中以從軍起家者甚衆。阿大中郎封胡羯末。父龍兄虎。左文右武。毓稱至盛。土木之工。游宴之事。棋詠之樂。褚子嬉戲其間諸父愛其聰明。多獲從焉。始游西樵。慕山林之盛。連州公好游觀。春秋佳日。時從杖屨。登鎮海樓。五羊觀蒲澗寺。授以詩文。教以道義。知識日開矣。

據家本改，但原文如
係先生自改正者
徐善伯

同治六年丁卯十歲連州公借補連州訓導之任以幼不能從還鄉後從質先生學時誦經將畢學為文矣六月十三日幼弟廣仁生廣仁字也於時連州公命名曰有溥時知縣公指省江西連年頻擬聽鼓而病咳殊甚連州公不能行是歲家居為多先公素慈捧杖捧匜抑搔隨侍廷香老屋中至今如夢

東華錄三字
羅本無之

同治七年戊辰十一歲　正月二十日知縣公卒侍疾獨留既聆遺訓諭以立志勉學敎以孝親友愛姊弟追思音容淚下若度當時執喪如成人里鄰頗異之既旅三月遂從先祖於連州官舍連州公日夜摩導以儒先高義文學條理始覽綱鑑而知古今次觀大清會典東華錄而知掌故遂讀明史三國志六月

為詩文皆成篇於時神鋒開豁好學敏銳日昃室闈執卷倚簷柱就光而讀夜或申旦務盡卷帙先祖閨之戒令就寢猶篝燈如豆於帳中隱而讀書焉頻閱邸報知朝事知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之業而慨慷有遠志矣

知縣公既逝家計驟絀僅用一婢老母寡居手挽幼弟與諸姊妹治井竈之事為生平未有

之勞焉每逢家書來輒念劬勞憂思不已

同治八年己巳十二歲　從連州公學於官舍是時歧嶷能指揮人事與州中諸生接論文談事禮容猶然五月觀競渡賦詩二十韻州吏目金公稱為神童贈漆硯盤筆盒數事州人屬目焉輒從連州公游諸名勝如北山寺石之奇劉夢得畫石如樓之遠大雲

岩之真皆有賦詩學官舍旁為宋張南軒先生濯纓堂敬一亭遺跡連州公官暇則談聖賢之學、先正之風、凡兩廡之賢哲、寺觀之祖師、儒流之大賢以若碑帖詩文中才名之士、皆隨時指告、童子狂妄於時動希古人某事輙自以為南軒某文輙自以為東坡某念輙自以為六祖即長春矣、俛接州中諸生、大有霸

視之氣明史之外竟日雜覽群書官舍有二園桃柚葡萄梧桐桑椹紫薇極盛讀倦則偃息園中或從先祖出游名勝為學之至樂時也時為制藝文援筆輒成但不好之不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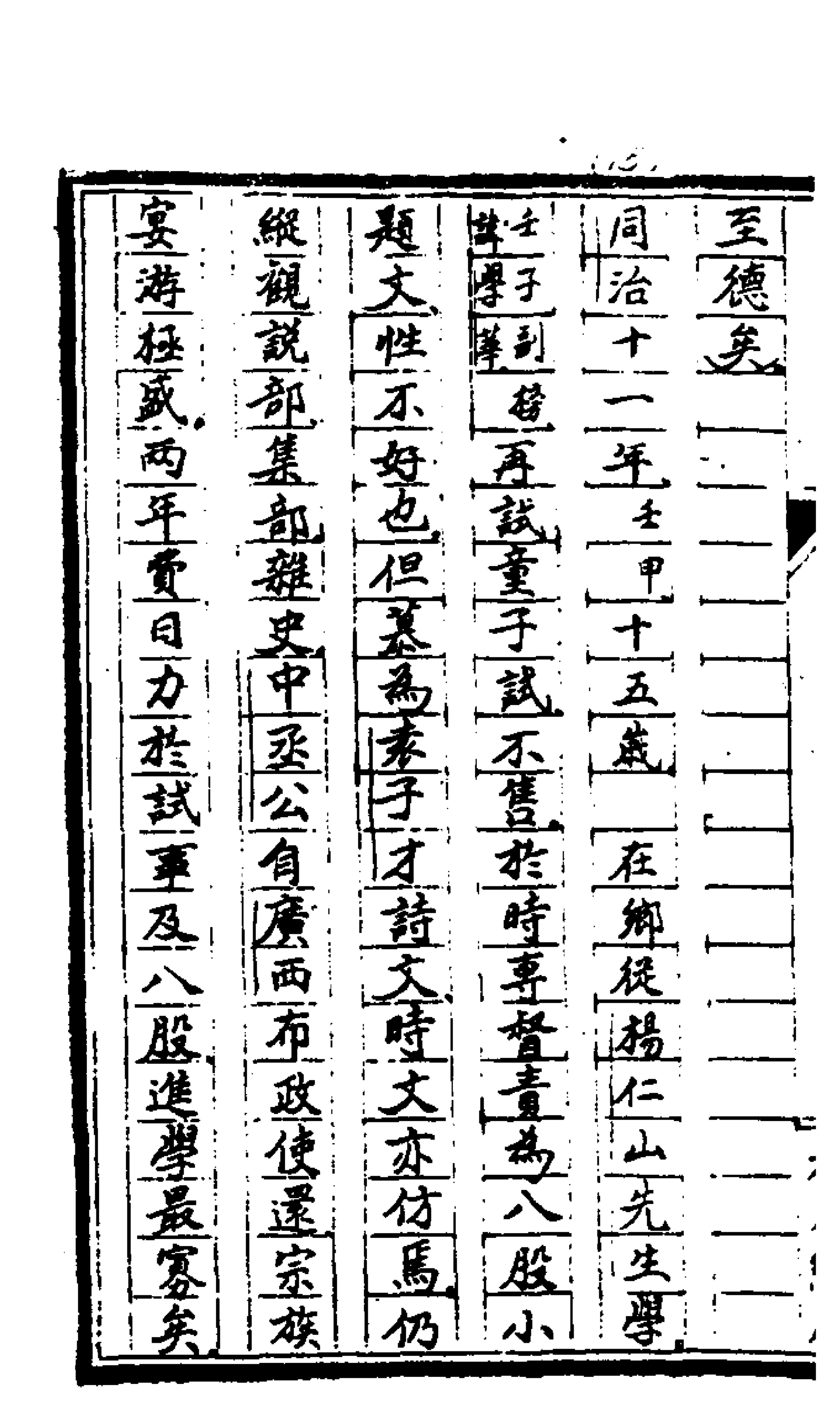
同治九年庚午十三歲　從侍連州官舍已而廣東布政使王公凱泰聞先祖行望檄調還廣州辦積匪

七月從歸先祖以予不好八股文於時尊責為此業
九月從陳萃生先生學於省城西門外第三甫桃源
始遂都會睹繁麗日與友遨遊不暇學也
同治十年辛未十四歲
還西樵之銀塘鄉從從叔
竹孫先生　諱達節學為文時中丞公新築園林藏書
於澹如樓及二萬卷書樓中兩樓對峙中間亭沼花

羅本 有古松乙株、無俗名水松四字、

(一)羅本缺此

木頗盛有古檜乙株俗名水松數百年物幽室曰乙松軒導以飛橋為虹福台種芝公書最多度藏其閒於時讀書園中縱觀說部集部昆弟聚學有詩酒之懽是年始就童子試乙月仲姊逸紅嫁於羅氏未踰月姊壻羅銘三病歿哀哀寡婦遽賦未亡女兄甚才守節事母母非女兒不懽也(生平無失言失色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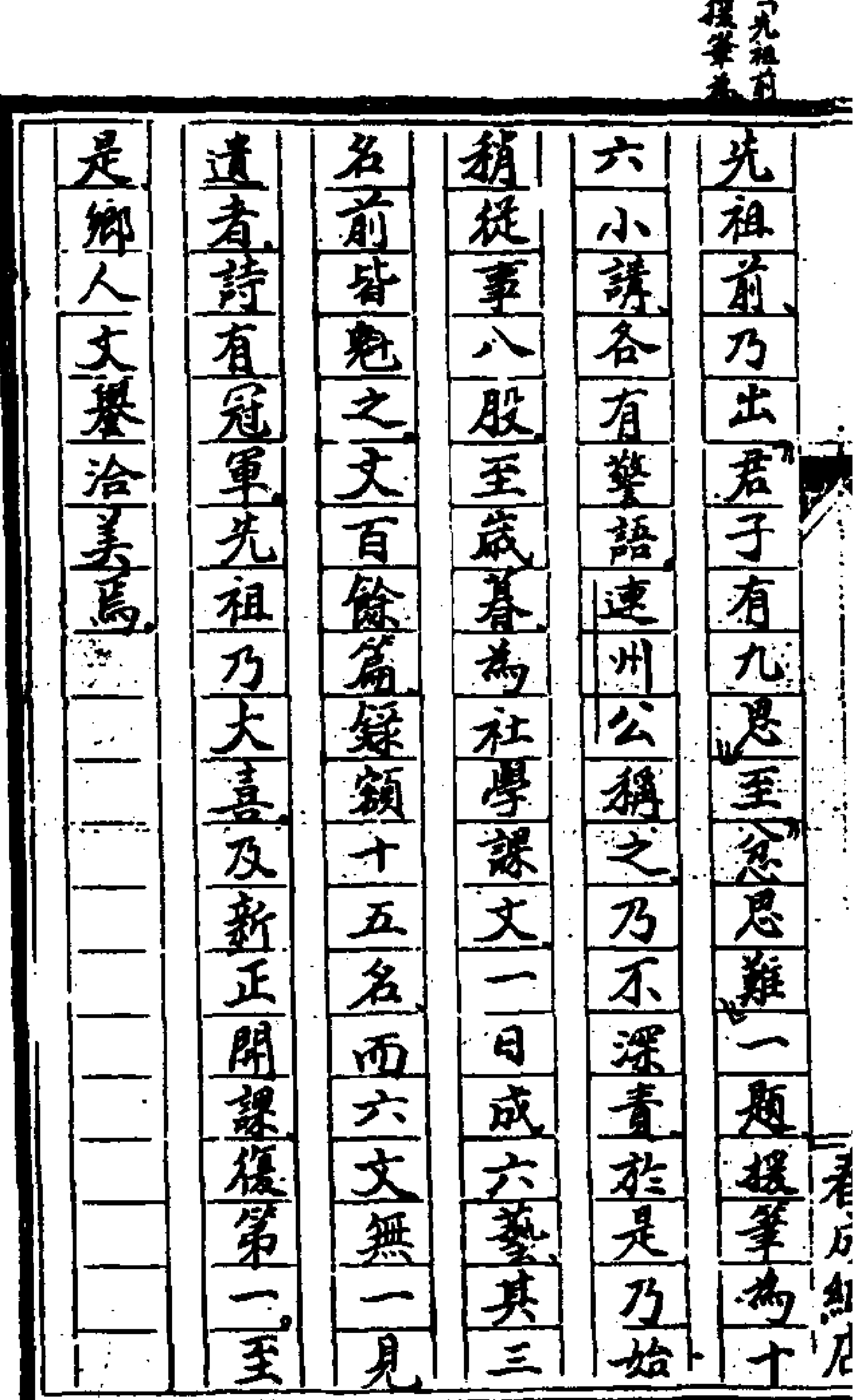


至德矣

同治十一年壬申十五歲　在鄉從楊仁山先生學壬子刻科學準發再試童子試不售於時專督責為八股小題文性不好也但甚為表子才詩文時文亦仿焉仍縱觀說部集部雜史中丞公自廣西布政使還宗族宴游極盛兩年費日力於試事及八股進學最寡矣

同治十二年癸酉十六歲　移學於靈洲山之象台鄉，仍從楊先生學為文。中歲而喪，復還銀塘鄉，從張蒼臣先生諱公輔學為文。時文體尚路德派，最惡厭之，乃盡舍去。連州公季羊城書院監院，是歲頗奔走。時好覽經說史學考据書，始得毛西河集讀之，於時益吐棄八股，名為學文，絕不一作。請父，極責大詰之

畢卒僅六句先祖前乃即一題援筆為十六小講



先祖前乃出君子有九思至忿思難一題援筆為十六小講各有警語連州公稱之乃不深責於是乃始稍從事八股至歲暮為社學課文一日成六藝其三名前皆魁之文百餘篇録額十五名而六文無一見遺者詩有冠軍先祖乃大喜及新正開課復第一至是鄉人文譽洽美焉

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七歲。居鄉時出城侍先祖而張先生閬文焉既而從從叔竹孫先生學於時好為縱橫之文時時作詩與兄弟鄉先輩倡和又好摹仿古文然涉獵羣書為多始見瀛環志畧地球圖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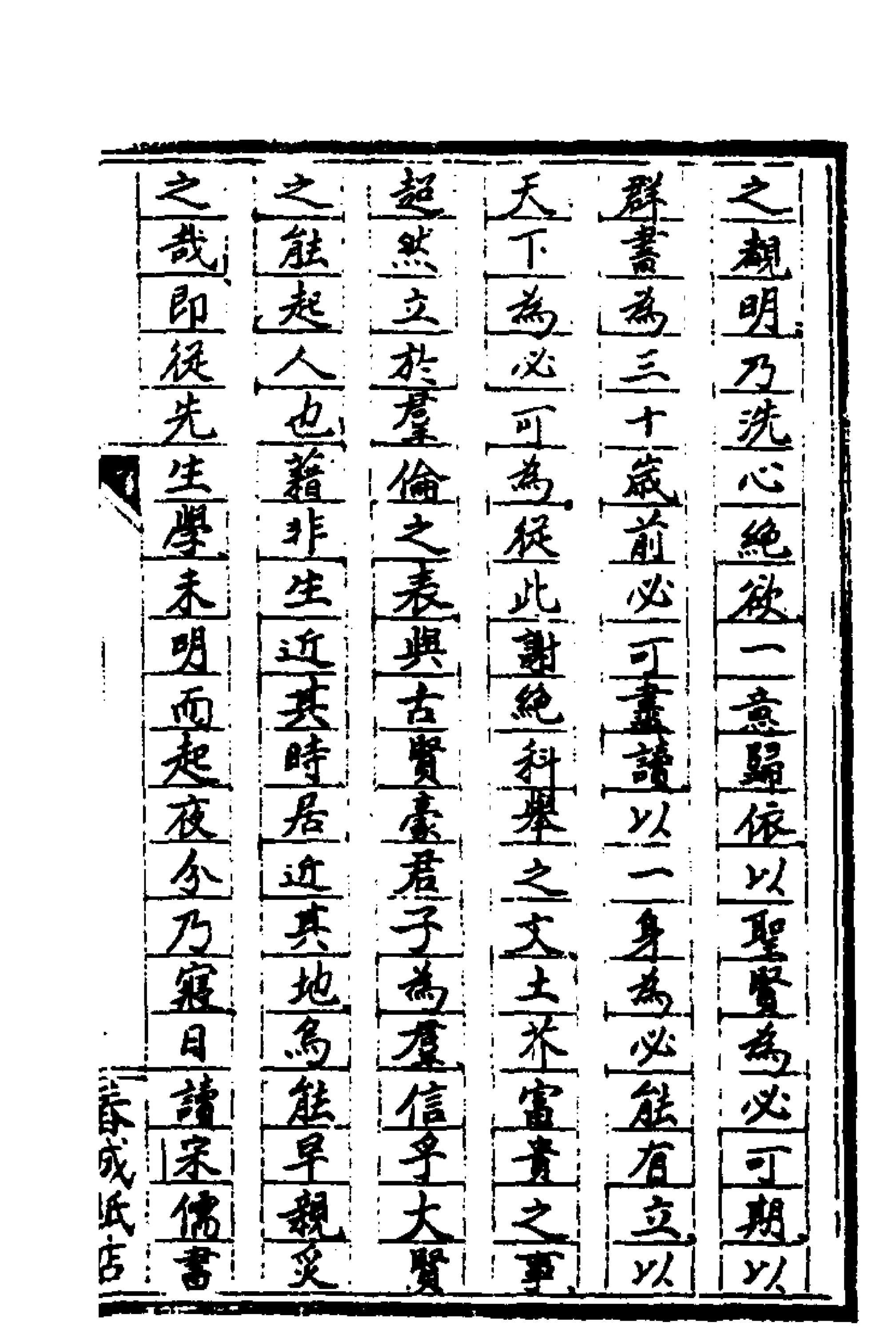
呂拔湖、亦任公師也、

光緒元年　乙亥、十八歲　侍先祖於城從呂拔湖先生學文是時督責甚嚴專事八股一切學皆舍去但還鄉則得披涉群書耳

光緒二年、丙子、十九歲　是年應鄉試不售憤學業之無成邑有大儒朱九江先生　諱次琦　號子襄者先祖之畏友頻稱之者乃請從之學先生碩德高行博

極群書其品詣學術在涑水東萊之間與國朝亭林船山為近而德器過之嘗為義陵知縣百九十日惠政大行縣人祀焉棄官歸講學於邑之禮山三十年累召不出以講學躬行薦授五品卿先生壁立萬仞而其學平實敦大皆出躬行之餘以末世俗汙特重氣節而主濟人經世不為無用之空談高論其教學

者之恒言則曰四行五學四行者孝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撿攝威儀五學則經學文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詞章之學也先生動止有法進退有度強記博聞每議一事論一學貫串今故能舉其詞發先聖大道之本舉修己愛人之義掃去漢宋之門戶而歸宗於孔子於時捧手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者


之觀明乃洗心絕欲一意歸依以聖賢為必可期以羣書為三十歲前必可盡讀以一身為必能有立以天下為必可為從此謝絕科舉之文土芥富貴之事超然立於羣倫之表與古賢豪君子為羣信乎大賢之能起人也藉非生近其時居近其地烏能早親炙之哉即從先生學未明而起夜分乃寢日讀宋儒書

及經說小學史學掌故詞章兼綜而並鶩日讀書以寸記有入學舍先生試五代史史裁論乃考覆書以史通體為之得二十餘頁先生睹之謂該博雅洽此是著成一書非復一文矣乃知著書之不難古人去我不遠益自得自信於時讀錢辛楣全集趙甌北廿一史劄記日知錄困學紀聞遂覺浩然通闢議論宏

起又未嘗學駢文讀史通愛其文體試為之先生遂許可又自以為文章易作適峭不難蓋余家小有藏書久好涉獵讀書甚多但無門徑及一聞先生之說與同學簡君竹居 名朝亮 胡君少愷 名景棠 日上下其議論即渙然融釋貫串而嚮昔雜博之學皆為有用於是倜然自負於衆以不朽之業是冬十二月張

安人歸余俗例有入室戲新婦者余守禮拒之頗失諸親友懽以義不欲也

光緒三年丁丑二十歲　在九江禮山草堂從朱先生學四月三妹適西城岡鄉游志桐湘琴五月連州公以連州水災及於難吾少孤自八歲依於大父欽

食教誨耳提面命皆大父為之親侍十餘年聞而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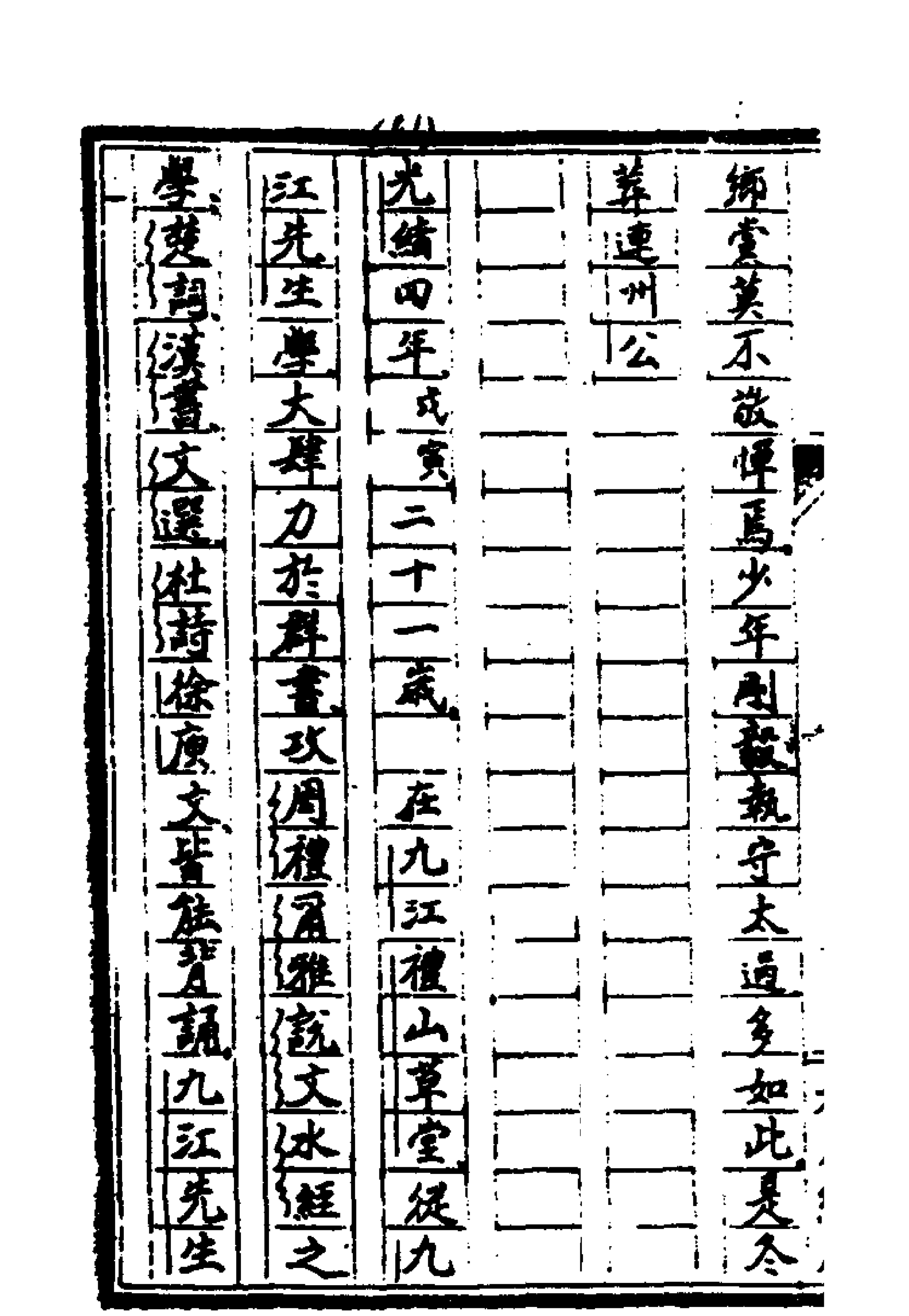
數三日水漿不入口百日內飲蔬菜及從父扶柩達

既卒哭而葬於象岡以堪輿家言即殯而不下窆也

即侍山上與諸父結苫廬柩前縗絰白衣不去身不

肉食終是歲於時諸儀禮因致三禮之學造次皆守

禮法古嚴肅儼恪一步不踰人咸迂笑之久之宗族



鄉黨莫不敬憚焉少年剛毅執守太過多如此夏冬

葬連州公

光緒四年戊寅二十一歲　在九江禮山草堂從九

江先生學大肆力於群書攻周禮爾雅說文水經之

學楚詞漢書文選杜詩徐庾文皆能背誦九江先生

提奬范氏後漢書之風俗氣節故尤致力焉先生精於古文不取桐城而上言秦漢因從學文而及周秦諸子先生甚稱韓昌黎之文因取韓柳集讀而學之亦遂有焉時讀子書如道術周而請於先生謂昌黎道術淺薄以至宋明國朝文章大家鉅名按其實際皆空疏無有竊謂言道當如莊荀言治當如管韓即

素問言醫亦成一體若如昌黎不過為文工於抑揚頓挫但能言耳於道無與即原道亦極膚淺而浪有大名千年來文家頡頏作氣勢自圓實無有知道者先生素方嚴乃笑責其狂自初見時諄諄戒吾傲從此折節焉然同學漸厭其不遜至秋太時四庫要書大義略知其概以司理故紙堆中汩其靈明漸厭之

日有新思思考據家著書滿家如戴東原究復何用，因棄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絕學捐書閉戶謝友朋、靜坐養心、同學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惡禪學、無有為之者、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喜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忽思有親不事何學為則即束裝歸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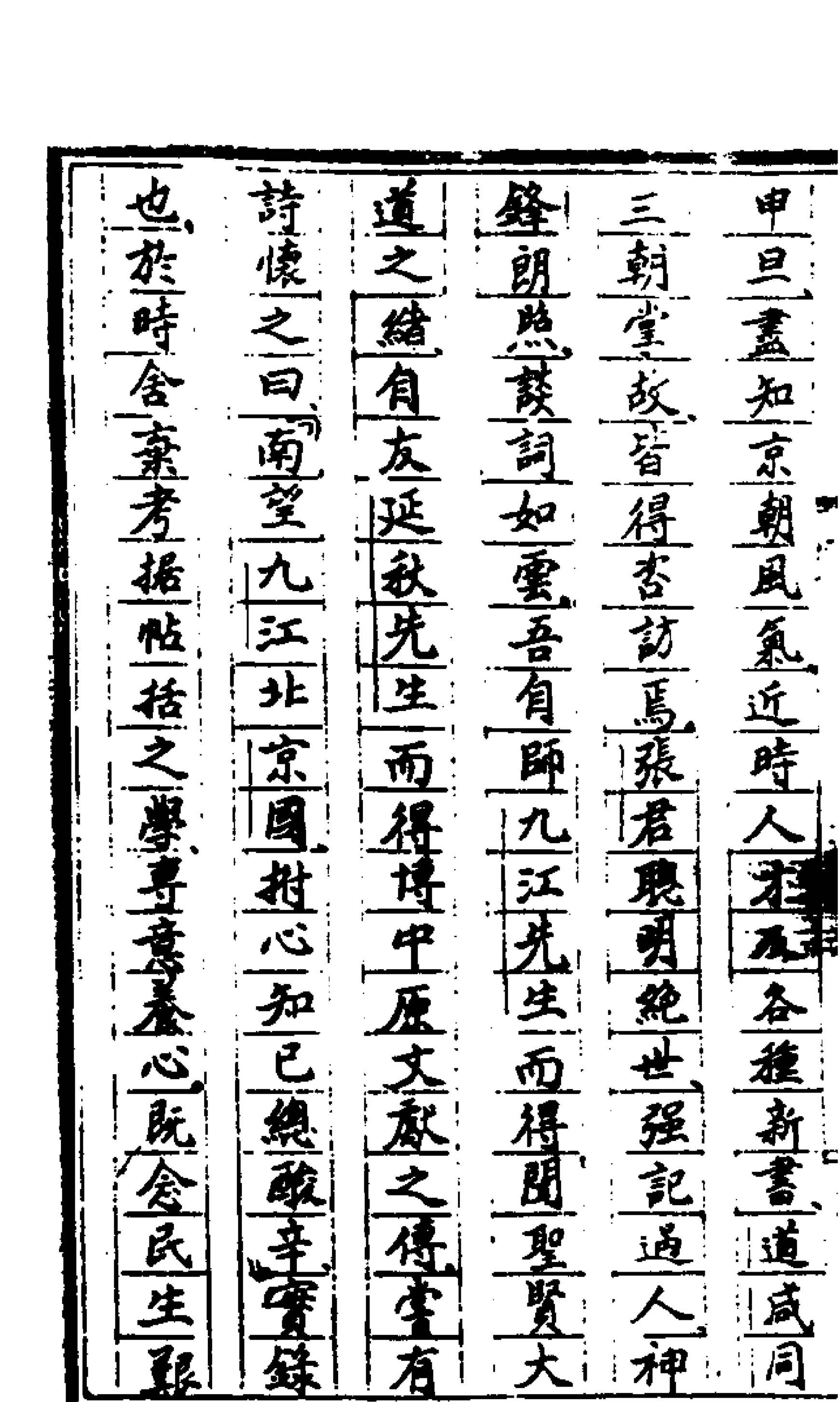
先墓上同門見欲哭無常以為狂而有心疾矣至冬、辭九江先生、決歸靜坐焉此楞嚴所謂飛魔入心求道追切未有歸依之時多如此。是冬十二月二十一日長女同薇生。

光緒五年、己卯、二十二歲。以西樵山水幽曆可習

静正月遂入樵山居白雲洞專請道佛之書養神明柔澹淳時或嘯歌為詩文排徊巖壑枕臥石室瀑泉之間席芳草臨清流修柯遮雲清泉滿聽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遊思天上人間極苦極樂皆現身試之始則諸魔雜沓繼則諸夢皆息神明超勝欣然自得習五勝道見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視身如骸視

人如豕既而以事出城遂斷此學在西樵山時嘗註
老子後大惡之棄去於時先祖棄養頗能自主謝絕
時文並不就試秋間叔父督責甚至今就鄉試乃至
斷其資糧於是還鄉居於二萬卷書樓及滄如樓中
或養心或讀書超然物表居樵山時編修張延秋先
生肆鼎華與朝士四五人來游樵山張君素以文學

有盛名於京師者至是見之相與議論不合則大聲呵詆拂衣而去然張君盛稱之語人曰來西樵但見一土山惟見一異人自是粵中士大夫咸知余而震驚之吾感其雅量貽書予之張君盛譽謂粵人無此文由是訂交焉吾故未嘗學為駢文但讀六朝史熟有触之然不自知其工也自是未識訪張君談則竟夕



甲旦盡知京朝風氣、近時人著述各種新書、道咸同三朝掌故、皆得咨訪焉、張君聰明絕世、强記過人、神鋒朗照、談詞如雲、吾自師九江先生而得聞聖賢大道之緒、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獻之傳、嘗有詩懷之曰、南望九江北京國、拊心知己總酸辛、實錄也、於時舍棄考據帖括之學、專意養心、既念民生艱

雖天與我聰明才力極敝之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為志則時時取周禮王制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全書讀史方輿紀要緯劃之俛讀仰思筆記皆經緯世宙之言既而得西國近事彙編李環游地球新錄及西書數種覽之薄游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

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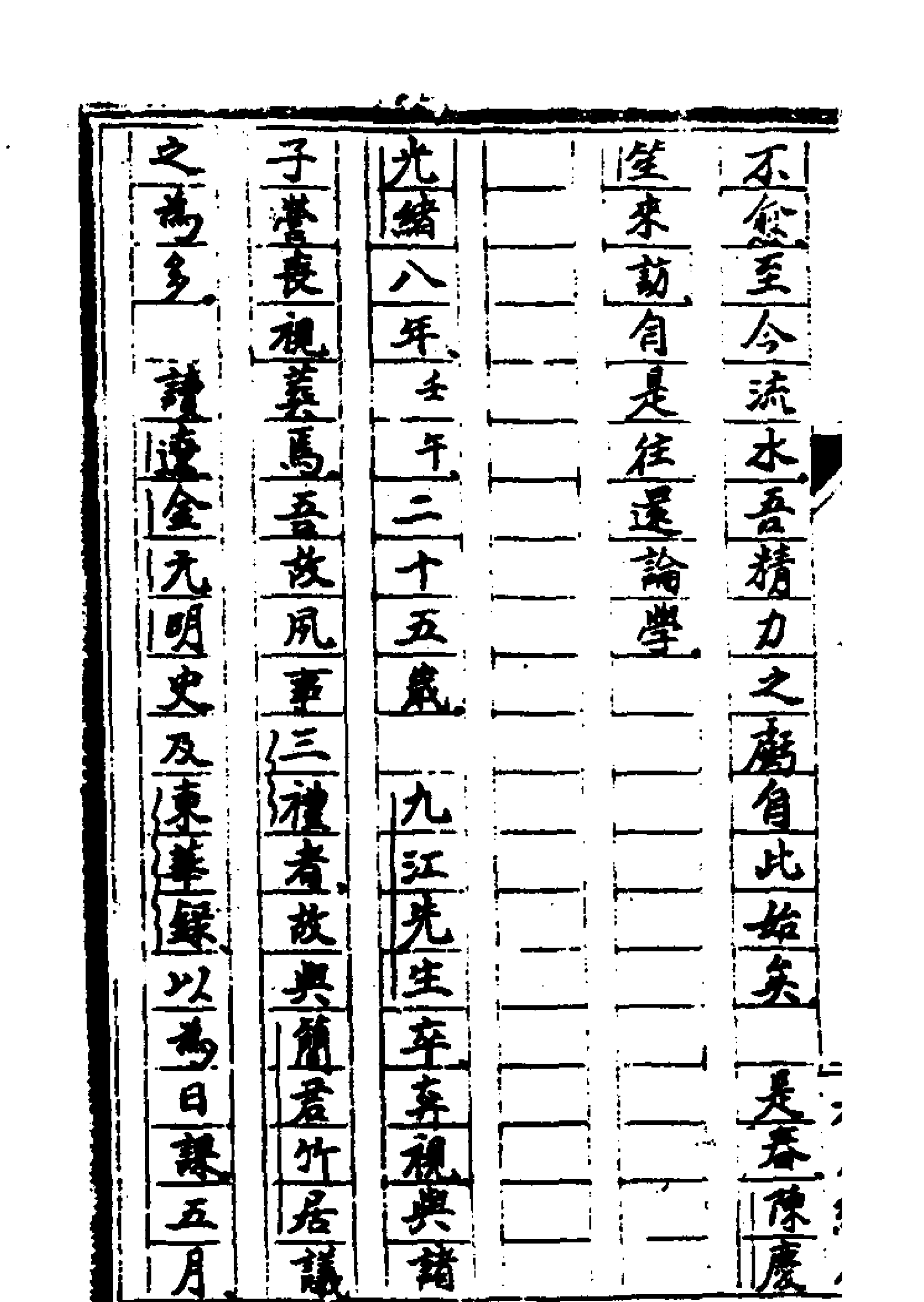
乃復閱海國圖誌瀛寰志畧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

光緒六年庚辰二十三歲　居鄉授諸弟有銘有溥有霱讀經以涉群書讀經史為日課時生計日絀不

能出遊不能讀書乃至無筆墨但事太宜人課諸弟戲影窮巷用力說文兼作篆隸從事皇清經解暇則玩心神明頗多筆記而有述作　冬十二月廿四日次女同璧生是歲治經及公羊著何氏糾謬專攻何劭公者既而自悟其非焚去是歲四妹適瑚心譚汝堅

光緒七年、辛巳、二十四歲。讀書鄉園、足步不出、又無賓友。日讀唐宋史為課、補溫北魏宋齊梁書、兼涉叢書、傳記、經解、讀宋儒之書、若正誼堂集、朱子全集、尤多。苦身力行、以明儒吳康齋之堅苦為法、以白沙之瀟洒自命、以亭林之經濟為學。於是章駢散文不復從事焉。園林日涉、閒甚無人、長齋獨處、看花洗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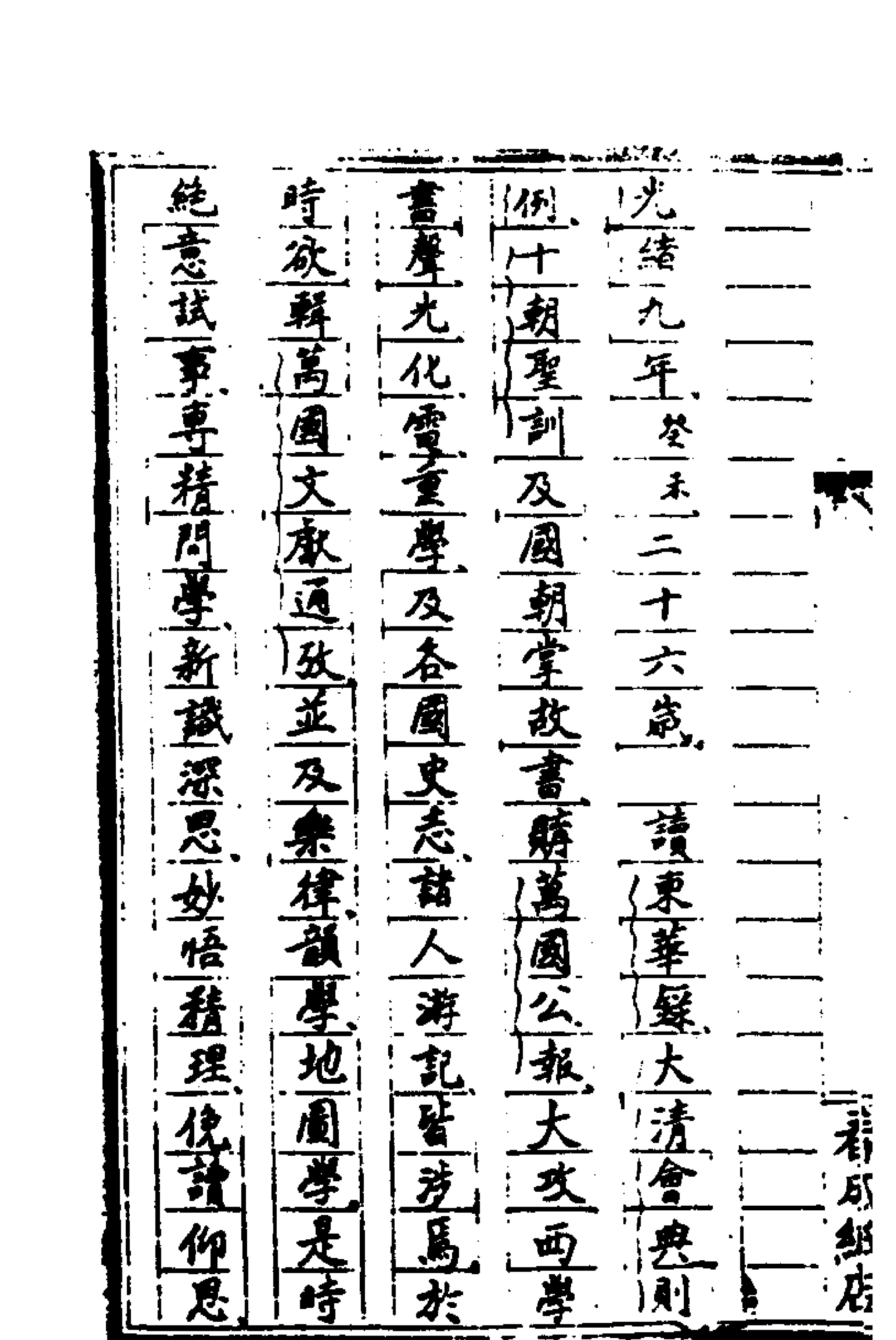
至於迴塘魚靜長橋月落緋細遙岑猶復篝燈點書不已以此為恒自一飯外陪老母色笑即出園會文月有一乞巧文有歌去來之作獨覺情親誦招隱之詩惟疊句盡同見當時之風尚焉是時讀書月以寸計專精涉獵兼而行之是年讀書最多久坐積勞至七月臂起核刺割之不效十月出城就醫焉後再割



不愈至今流水吾精力之虧自此始矣　是春陳慶笙來訪自是往還論學

光緒八年壬午二十五歲　九江先生卒棄視與諸子營喪視葬焉吾故凡事三禮者故與簡君竹居議之爲多　讀遼金元明史及東華錄以爲日課五月

順天鄉試、偕此游京師、謁太學、叩石鼓、瞻宮闕、睹碑刻、請金石之學、時崔藝典編修甚敬余、將掃室館我、既罷、還游揚州、鎮江、登平山堂、泛舟金焦、而歸道經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舟車行路、大睹西書以歸、請求焉。十一月、遂家、自是大請西學、始盡釋故見



光緒九年癸未二十六歲讀東華錄大清會典則例十朝聖訓及國朝掌故書購萬國公報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游記皆涉焉於時欲譯萬國文獻通攷並及樂律韻學地圖學是時絕意試事專精問學新識深思妙悟精理俛讀仰思

日新大進何易一來館之於家易一聰明過人能深思妙悟至是皆館於我十二月次女同璧生

中國裹足之風千年矣折骨傷筋害人生理誣俗流傳閨閫已甚吾鄉無有不裹足者亦以不裹足則人賤為妾婢富貴家無取之者也吾時堅不為同薇裹足族人無不駭奇疑笑而為我慮之吾不顧也吾北游

長親迫逼裹足甚至幾裹矣孫安人識大義特不裹
創義固不易哉同薇不裹同璧及諸姪女乘勢而下
不裹易易矣然獨立甚難時有鄭鄉區員外諤良曾
游美洲其家亦不裹足吾乃與商創不裹足會草例
今凡入會者皆注姓名籍貫家世年歲妻妾子女已
婚未婚約以凡入會者皆不裹足其已裹者聽已裹

而復放者同人賀而表彰之為作序文集同志行之來者甚多寔為中國不纏足會之始而區以會名應犯禁於是漸散去至乙未年與廣仁弟創辦粵中不纏足會實用此例及序文後復推至上海合士大夫為大會廣仁弟及卓如總其成戊戌七月吾並奏請禁纏足矣以知天下事無難易專問立志何如昔之

極難者後或可竟行焉吾立禁裹足之願與廢八股之願二十年皆不敢必其行者而今竟行之故學者必在發大願既堅既誠久之必有如其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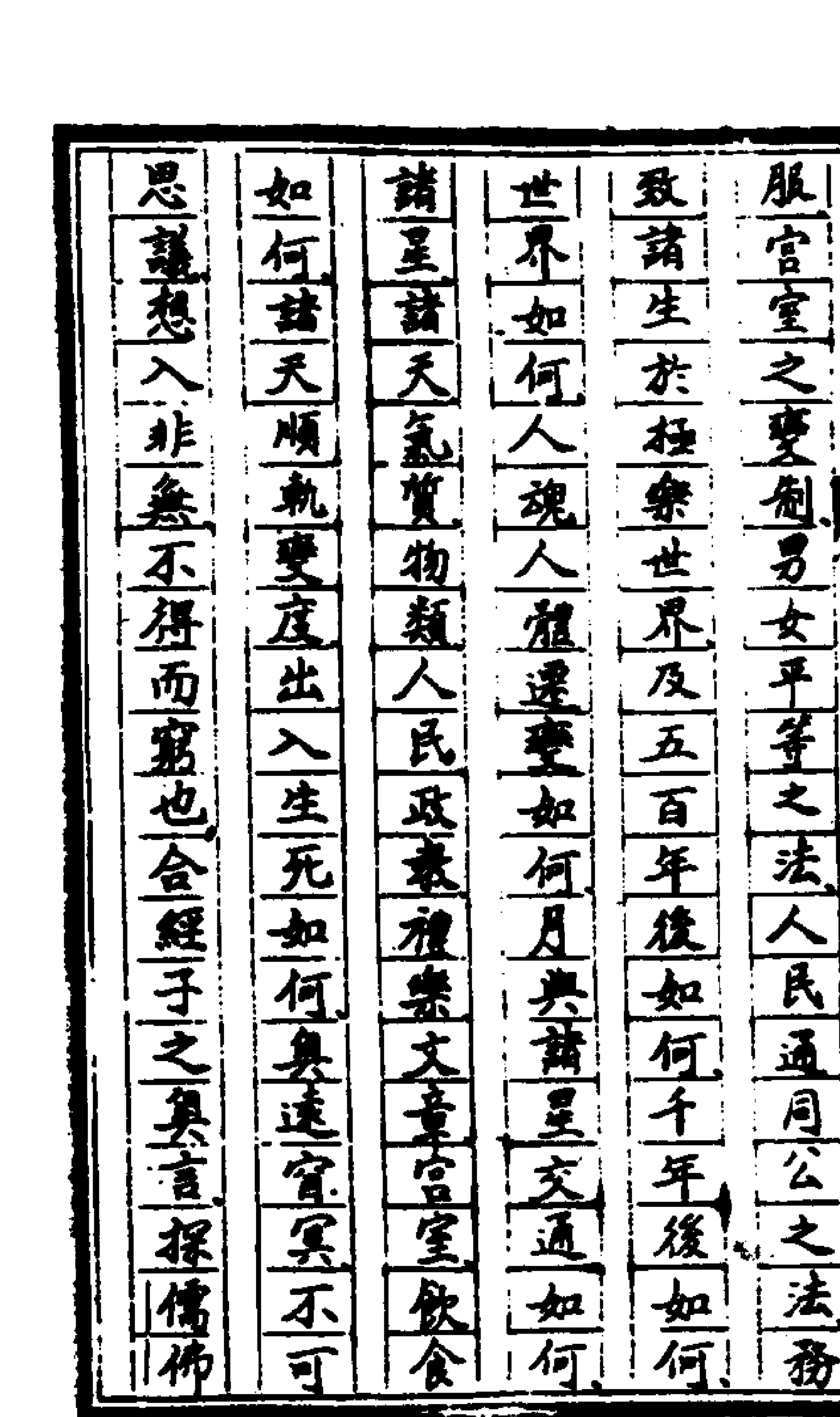
光緒十年甲申二十七歲

春夏間寓城南板箱巷既以法越之役粵城戒嚴還鄉居澹如樓早歲讀宋

元明學案朱子語類於海幢華林讀佛典頗多上自婆羅門旁收回教兼為算學涉獵西學書秋冬獨居一樓萬緣澄絕俯讀仰思至十二月所悟日深因顯微鏡之萬數千倍者視虱如輪見蟻如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因電機光綫一秒數十萬里而悟久速齊同之理知至大之外尚有大者至小之内尚包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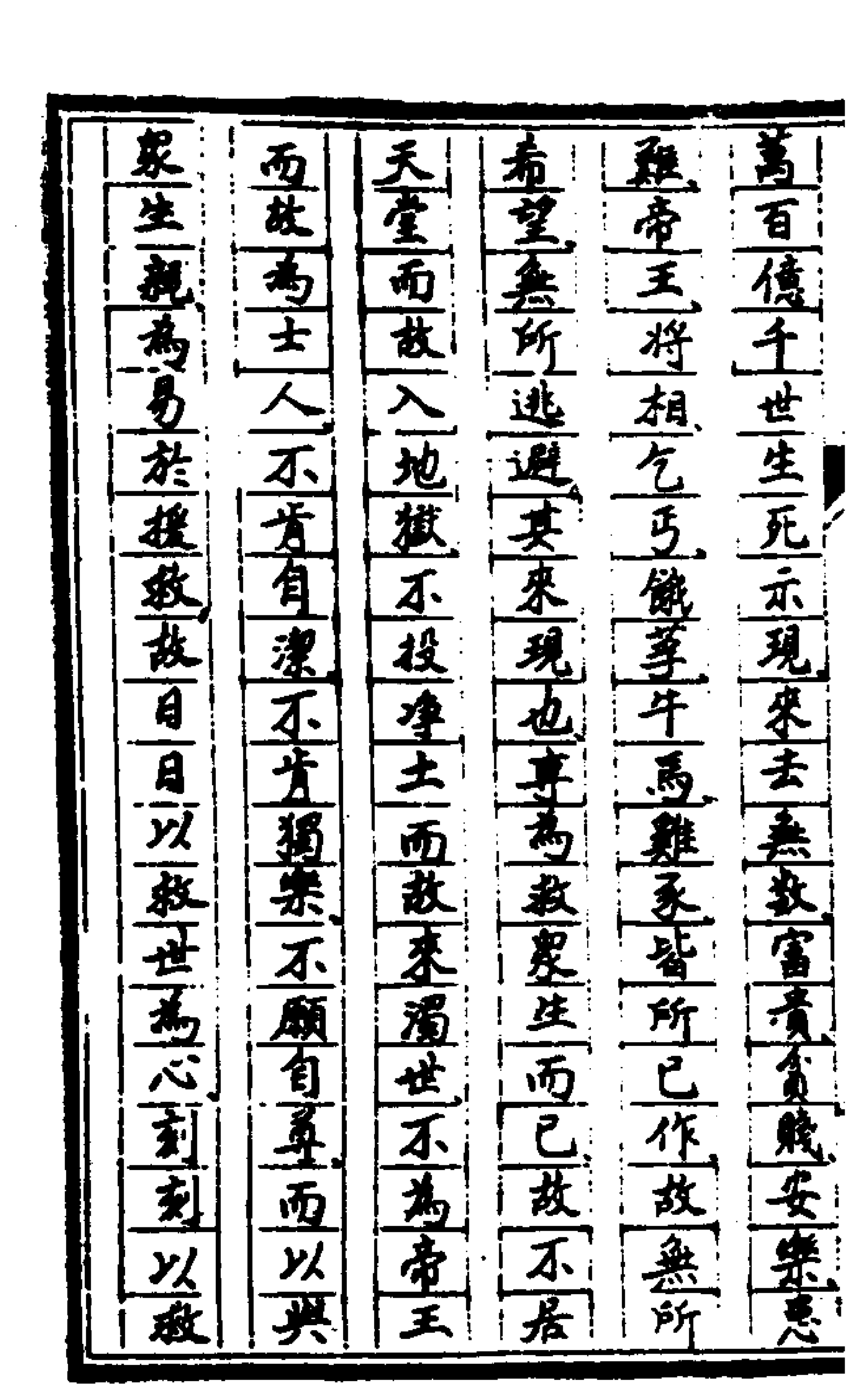
剖一而無盡吹萬而不同根元氣之混侖推太平之世宙既知無來去則專以現在為總持既知無無則專以生有為存存既知氣精神無生死則專以示現為解脫既知無精粗無淨穢則專以悟覺為受用既以呼援歆羨皆盡絕則專以仁慈為施用其道以元為體以陰陽為用理皆有陰陽則氣之有冷熱力之

有拒吸質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圓光之有白黑聲之有清濁體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統物理焉以諸天界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輪界統世界焉以勇禮義智仁五運論世宙以三統論諸聖以三世推將來而務以仁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又推一統之後人類語言文字飲食衣



服宮室之變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務致諸生於極樂世界及五百年後如何千年後如何世界如何人魂人體遷變如何月與諸星交通如何諸星諸天氣質物類人民政教禮樂文章宮室飲食如何諸天順軌變度出入生死如何奧遠窅冥不可思議想入非無不得而窮也合經子之奧言探儒佛

之微旨參中西之新理窮天人之賾變搜合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窮察後來自生物之源人群之合諸天之界衆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長短之度有定無定之理形魂現示之變安身立命六通四闢浩然自得然後莫往莫來因於所遇無毀無譽無喪無得無始無終汗漫無為謂而悠然以游於世又以


萬百億千世生死示現來去無數富貴貧賤安樂憂難帝王將相乞丐餓莩牛馬雞豕皆所已作故無所希望無所逃避其來現也專為救衆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獄不投淨土而故來濁世不為帝王而故為士人不肯自潔不肯獨樂不顧自尊而以興衆生視為易於援救故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

世為事。舍身命而為之。以諸天不能盡也。無小無大就其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親之衆而悲哀振救之日號於衆望衆從之。以是為道術以是為行已三女同薇生殁日殤

光緒十一年乙酉二十八歲。從事算學以幾何著人類公理。既而張延秋招游京師二月將行二十三

日頭痛大作幾死日讀醫書既而目痛不能視文字醫者束手無法惟裹頭行吟於室數月不出檢視書記遺稿從容待死乃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類公理以為吾既聞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既而得西醫書讀之以信西學之故創試西藥如方為之乃漸效日走村後大樹下至七月乃瘳鄉試不售時所問策有

宋元學案及蒙古事壇中無對者皆來抄閱粤城傳之策為沈刑部子培所問知沈君以此也然此為臘亂病久病後記性遂衰從此不敢復事算學矣遂居西樵山白雲洞高士祠養病張延秋先生適試閩使發居煙滸樓出城視之晨夕過從極懽 四女同完生數月殤。

光緒十二年丙戌二十九歲　春夏居城五月復居鄉之澹如樓是冬十二月為有溥冠字之曰廣仁後以孚行是歲作康子內外篇內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藝樂之事又作公理書依幾何為之者又著教學通議成著韻學卮言既而棄之時張之洞

督粵、春間令張延秋編修告之曰、中國西書太少。傅蘭雅所譯西書、皆兵醫不切之學。其政書甚要、西學甚多新理、皆中國所無、宜開局譯之、為最要事、張香濤然之、將開局、託吾與文芸閣任其事、既而不果、吾乃議以商力為之、事卒不成、張香濤乃欲以三湖書院學海堂聘吾掌教、既有人言、皆卻之、夜為天象學、

乃重定天然曆法以為人[illegible][illegible]為年者以地繞日一周之故宜以三百六十五日名為周十年為十周百年為百周焉地之繞日卑高及乎凡有四游宜以二至二分名以南游北游東游西游分一周為四游焉今西曆仍存十二月既不用陰曆何必用十二月焉地球各國皆以冬至推曆以各文明國皆在赤道之

北故然至高冲卑冲皆無極準所推氣朔得大意而已不如以分為准日地相平無少差忒南北球異春秋分同而赤道之北之人較多從其多者應以春分為政周之正朔地雖自轉故有晝夜宜以晝夜為一轉焉凡一切萬物皆以十位紀之不用散數周天之數皆定為百一日之時皆定為十下至十分十微十

秒以此類推其度量權衡皆以十進為數故曆晝夜爲一轉分至則或八十七日爲一游或九十三日爲一游四游三百六十五日四年一閏日爲一周皆吾地球中之定義也其月及五星各自爲表分類通衡則月亦並用不至如回教陽曆陰曆之兼用矣

光緒十三年丁亥三十歲　春居花埭伍氏之恒春園。三月還居鄉之澹如樓。八九月游香港。十一月游七星岩。是歲編人類公理。游思諸天之故，則書之而無窮也。作內外篇。兼涉西學。以經與諸子推明太古洪水折木之事，中國始於夏禹之理，諸侯猶今土司，帝霸乘權皆有天下，三代舊事舊制猶未文明之故

推孔子據亂升平太平之理以論地球以爲養兵
學言語皆於人智人力大損欲立地球萬音院之說
以考語言文字創地球公議院合公士以談合國之
公理養公兵以去不會之國以爲合地球之計其日
所覃思大率類是不可勝數也

光緒十四年戊子三十一歲

居鄉之澹如樓。春夏間居花埭大通煙雨。讀佛典。時以足跡久滯鄉閭。張延秋頻招遊京師。是年鄉試。五月遂決行。是時學有所得。超然物表而游於人中。倜儻自喜。既至而延秋病重。遂視其歿。營其喪。八月。謁明陵。單騎出居庸關。登萬里長城。出八達嶺。一月而還。遊湯山。乃歸。得詩

數十章九月游西山時講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極望輙有山河人民之感計自馬江敗後國勢日蹙中國發憤只有此數年閒暇及時變法猶可支持過此不治後欲為之外患日逼勢無及矣時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蔭常熟翁師傅同龢徐桐有時名以書陳大計而責之京師譁然值祖陵山崩千餘丈乃發憤上書

萬言極言時危請及時變法黃仲弢編修紹箕沈子培刑部曾植屠梅君侍御仁守寔左右其事自黎純齋後無以諸生上書者當時大惡洋務更未有請變法之人吾以至微賤首倡此論朝士大攻之十月遞興祭酒盛伯羲先生昱祭酒素亢直許之上時翁常熟管監以文中有言及馬江敗後不復登用人才以

為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若歸咎於朝廷之用人失宜者時張佩綸獲罪無人敢言常熟恐以此獲罪保護之不敢上時適冬至翁與許應騤李文田同侍祠天壇許李交攻故翁不敢上時鄉人許李皆位侍郎怪吾不謁彼吾謂彼若以吾為賢也則彼可來先我我布衣也到京師不拜客者多矣何獨

怪我卒不謁故見恨甚至也國子監既不得達盛祭
酒持吾文見都御史祁文恪公世長文恪公亟稱其
忠義許代上約以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遞之御
史屠梅君派人候焉吾居米市胡同南海館出口即
菜市也既衣冠将出僕人譚柏來告菜市口方殺人
車不能行心為之動私念吾上書而遇殺人兆大不

吉家有老母豈可遂死即而思吾既為救天下矣生死有命豈可中道畏縮慷慨登車從南繞道行出及門屠御史遣人來告云祁公車中患鼻血眩暈而歸須改期遂遂車祁公以病請假候之而津海已冰不能歸遂留京師祁公繼續請假至正月屠梅君以言事革職永不敘用歸政大婚典禮重疊吉祥止止非

痛哭流涕之時。朝士久未聞此事。皆大譁。鄉人至有創論欲相逐者。沈子培勸勿言國事。宜以金石陶遣時。從居館之汗漫舫。老樹蔽天日。以讀碑為事。盡觀京師藏家之金石。凡數千種。自光緒十三年以前者畧盡睹矣。擬著一金石書。以人多為之者。乃續包慎伯為廣藝舟雙楫焉。既不談政事。復事經說。發古文

經之偽明今學之正即大收漢碑合之急就章解周漢文記以還蒼頡篇之舊焉。屠梅君侍御仁守篤守朱學忠純剛直每與語國事輒流涕舉朝無甚比。吾頻為草摺九十月時為草請開言路摺請鑄銀錢摺時鐵路議起張之洞請開盧漢鐵路而苦無款吾與屠梅君言宜用漕運之便十八站大路之地先通

南北之氣道近而費省宜先築清江浦鐵路即以折漕為之去漕倉之官役歲得千數萬可為築路之資十二月屢君上之發各督撫議於是定築蘆漢為幹路籌款三千萬調張之洞督兩湖辦焉既而李鴻章謂陪京吏急請通奉直之路遂改築矣甫至山海關西后提其餘款千餘萬築頤和園大工遂停去年容

閣乃請築津鎮鐵路吾寔助之奉旨允行既而政變撤容閎差今命胡燏張翼督辦蓋十一年矣津盧津鎮皆未舉行嚮用我言當時以漸折行之成功已久八年南北之氣久通士智民利之增進多多矣頤和園廣袤十餘里咸豐十年與圓明清漪靜宜等園皆為英人所焚時西后以游樂為事自光緒九年經營

海軍籌款三千萬所購鐵艦十餘艘至是盡提其款築頤和園窮極奢麗而吏役展轉扣尅到工者十得其二成而已於是光緒十三年後不復購鐵艦矣敗於日本實由於是既提海軍之款營購園林即用海軍之人以督大工若內府嬖倖恩佑立山之流皆任海軍之差又慮不足別於戶部之外開海軍捐二三

千金得實缺州縣四五千金得實缺知府七八千金得實缺道皆以特旨簡放不由吏戶兩部然其成數既比戶減數倍於是趨者雲起而不於戶部而於海軍焉然所謂海軍者特南海子頤和園之土木而已非海上之軍也中國新政名實相反如此乙未和議成復停止海軍外國詫其舉措之奇而中國人以爲

美政盖停止海軍者、停園工也經割台憂患之後故
有此美政外國人據其名觀之宜其相刺譏也當時
聞海軍捐事、以書責吏部尚書徐桐、因與屠侍御言
之屠君查得人甚多、為之草摺既上奉旨停止、然屠
君以此為怨府十二月十五日、太和門災屠侍御親
救火甫退未還宅即先來屬草摺一請停頤和園工

者所紀屈

二請辭即不預政事三責宰相無狀請以災異罷免時當國者為孫毓汶也四請宦寺勿預政事責李聯英也其餘尚有數大事屠君得罪頗以此蓋此數請皆國家第一大事無人敢言者屠君既逐無慍色時洪石臣給事良品亦有直聲與屠同鄉交厚吾走責以為屠君累洪不敢也

四月、三妹卒。先是妹婿游湘琴以去年六月殁以商務之虧、負責甚多皆於吾妹乎任之。有甥三人呱呱在抱。憂勞既甚、竟以殞亡。吾長妹二歲、至相友愛。妹聰明强記端靜寡言好學不倦、以貧而死、吾遠游無成、竟不能救之、哀惻心目、乃為文遥祭之。諸甥雖為吾撫、其長者已有婦矣、而其幼者今歲殤矣。人倫之

底自伊始矣

順天試已列第三名以吾經策瓌偉場中多能識之侍郎孫詒經曰此卷當是康某大學士徐桐銜吾前書乃謂如此狂生不可中抑置副榜房官王學士錫蕃爭之徐更怒抑置謄錄第一

於是上興土木下通賄賂孫毓汶與李聯英密結把

持朝政、士夫掩口、言路結舌。群僚皆以賄進。大臣退朝即摴蒱優酣飲為樂。孫毓汶偶之、禮親王張之萬和之。容貴熙敬之流、交媚醇邸以取權貴、不獨不能變法也、即舊政風紀亦敗壞掃地。官方凌遲、士氣盡靡。蓋甲午之禍敗、所由來久、旅京師日熟朝局、知其待亡、決然舍歸、專意著述、無復人間世志意矣。既審

中國之亡、救之不得坐視不忍、大發浮海居夷之歎、欲行教於美、又欲營殖民地於巴西、以為新中國、既皆限於力、又有老母、未能遠遊、遂還粤、將教授著書以終焉、

光緒十五年己丑、三十二歲、

九月出京、冒雨游西

湖。自杭至蘇州、遊虎邱獅林諸勝、破長江、登石鐘山、撫曾彭之餘風、左江右湖、其樂無有、入九江、遊廬山、謁朱子白鹿洞、望鄱陽湖。四月、溯江上游武昌、登黃鶴樓晴暉閣、遊漢陽城、至十二月、還粤。陳和澤尚童子、遂能有志、先來省予。

光緒十六年。庚寅。三十三歲。春居徽州會館有池石之勝。既而移家羊城之雲衢書屋。先曾祖之老屋也。三月。陳千秋來見。六月。來及吾門。八月。梁啟超來學。陳通甫又字禮吉。時讀書甚多。能考據以容禮來見。凡三與論詩禮。泛及諸經。吾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羣之原。破棄考據舊學之無用。禮吉恍

然悟首來受學語及身世家難哀感涕下因以生死之理告之禮吉趣然蹈道自在矣凡論今古天下奇偉之說諸經真偽之故聞則信而証之既而告以堯舜三代之文明皆孔子所託聞則信而証之既則告以生馬馬生人人自猿猴變出則信而証之乃告以諸天之界諸星之界大地之界人身之界血輪之界

各有國土、人民、物類、政教、禮樂、文章，則信而証之。又告以大地界中三世、後此大同之世、復有三統，則信而証之。天才亮特，聞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氣剛而力毅，學者之所未見也。是歲既與世絕，專意著述，著婆羅門教考、王制義証、毛詩偽証、周禮偽証、說文偽証、爾雅偽証。九月，石星巢延吾教冬課於廣府學宮孝

弟祠吾幼侍先祖教地也欣然從之說詩焉三水徐

勤來見八月生子殤

光緒十七年辛卯三十四歲始開堂於長興里講

學著長興學記以為學規與諸子日夕講業大發求

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來學多志士若

韓文舉梁朝杰曹泰多有成者既明而起請業至夜深又以暇著書事母是時精力尚足焉七月新學偽經考刻成陳千秋梁啟超助焉冬王覺任麥孟華皆來學義烏朱容生侍御一新時教廣雅來訪與辨難頗多興語中外之變孔子之大道朱君不信即請吾打破後壁言之乃大悟其與人言及見之書札乃其

門面語耳。

光緒十八年壬寅三十五歲　移講堂於粵城衛邊街鄺氏祠。學者漸衆。正月龍澤厚以知縣引見道過粵來學焉。積之仁質甚厚。嘗創辦廣仁善堂。聚衆千人。講求學誘衆西帥李鑑堂禮之。令辦乞丐院。又修

孔廟者以興陳禮吉充學長用孔子生二千四百四十三紀年制大成舞作歌以祀孔子置干戚以舞大武歌酌桓賚般六章復古之禮容焉興學者習儀禮十七篇置禮樂器笙磬管鼓柷敔皆具禮必立賓主器物位置有定蓋太平之意也

依虒僱尺爲荀勗之十二笛而笛管甚長手指不能遠撫不能成聲乃

悟古人身體甚長故尚有長狄去巨獸之期不遠地熱力甚大故也今隔二千餘年地繞日漸遠熱力漸小人身漸短因推再過二千餘年今留亦不合後人之用後萬年人小極多 是歲鄧鉄香鴻臚承修延吾教惠州尚志堂之書院閱文數月七月將赴惠州而鉄香先生卒遂不赴

是時所編輯之書甚多而孔子改制考體裁博大選同學高才助編纂焉。以孔子所制之禮與三代舊制不同更與劉歆偽禮相反古今淆乱莫得折衷考者甚難乃刺取古今禮說立例以括之一、孔子定說以春秋公羊董氏繁露禮王制論語孟子荀子為主次三統說孔子每立一制皆有三統若建子、建寅、建丑

尚白尚黑尚赤鷄鳴平旦日午為朔託之夏殷周者制雖異而同為孔子之正說皆可從也三曰存舊周初遺制諸國舊俗皆襍見於諸子而管子最多劉歆所採以為禮者然可以考舊制故次焉四曰闢偽劉歆偽撰周禮左傳及諸古文經之說向來竄亂於諸經中者辟而闢之五曰傳謬自劉歆以後諸儒展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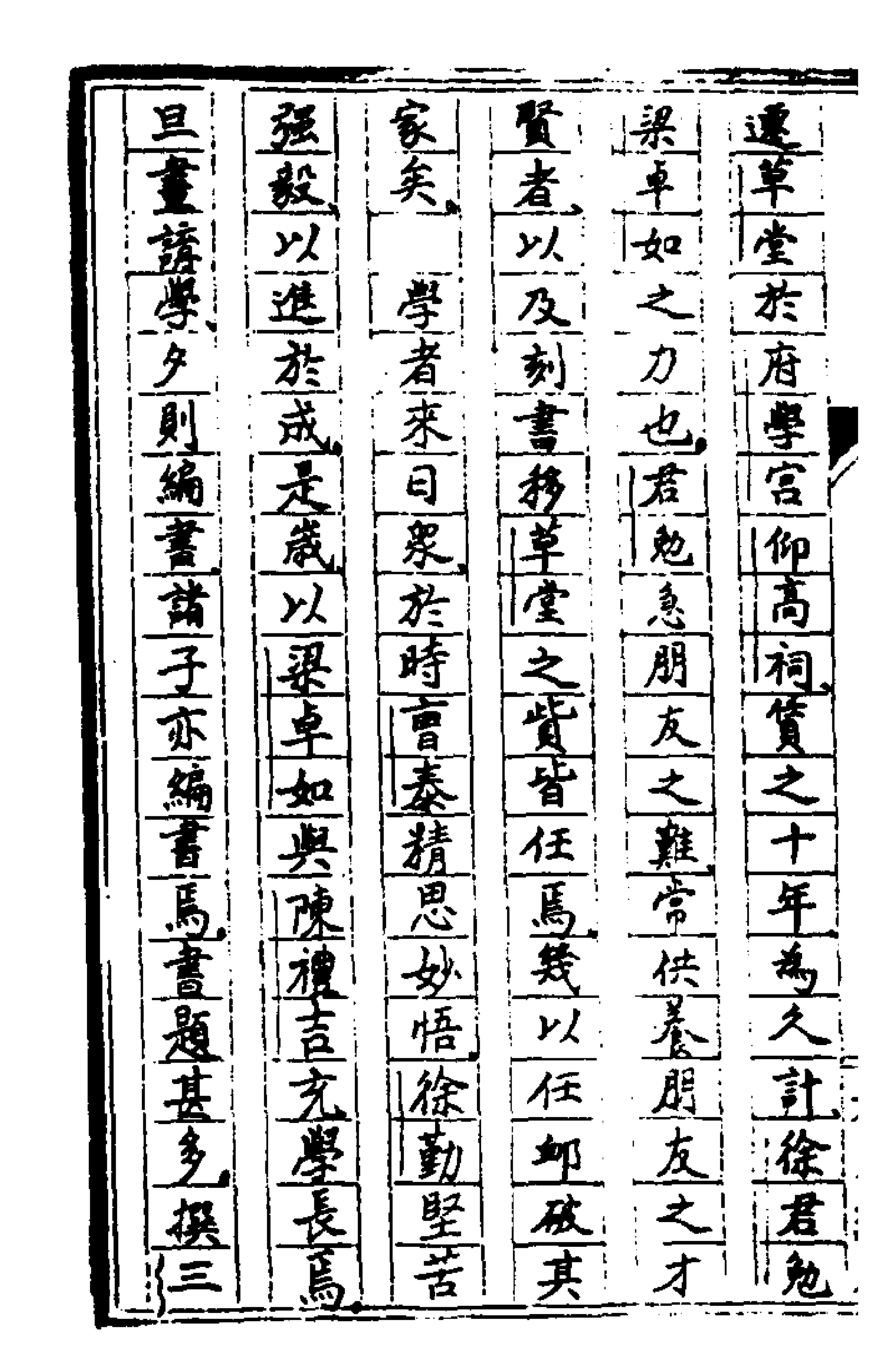
附會訛傳者是書體裁博大自丙戌年與陳慶笙議修改五禮通考始屬槁及己丑在京師既謝國事又為之是年編次甚多選同學諸子分篹焉以逸周書穆王傳山海經皆與周禮及劉歆之說合剌取其說命韓雲首輯焉以証為劉歆之偽撰方言亦劉歆託之楊雄者並剌取其說焉又編魏晉六朝諸儒杜撰

典故考。又撰史記書目考以七畧書名多僞一折衷於史遷以得其真相欲正定文字後以東西漢文字寫定六經。又撰孟子大義考墨子經上注。以僞左傳乃劉歆採國語而成改分國爲紀年以其殘本春秋前事及晉魯之繁複者爲國語故鄭語無春秋後事楚語皆靈王後事魯語記敬姜一婦人事凡八孔

子博學事凡四吳越語別一筆塁不類全体史記十二國年表自稱採春秋國語乃史遷親讀國語原本為之者依其年月事類按國分之將左傳國語合編為國語原本。去其經文及書不書稱不稱君子曰之義又採其盜竊諸傳記若北宮文子所引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等文剗自孝經之類去之又擇其偽古文

禮與周禮合者去之以還國語原文之舊今長女同薇編之薇時十五歲天資頗穎勤學强記遂能編書也薇又將廿四史編各國風俗制度考以驗人羣進化之理焉

光緒十九年癸巳三十六歲　始游學於衢邊街冬



遷草堂於府學宮仰高祠實之十年為久訖徐君勉

梁卓如之力也。君勉急朋友之難，常供養朋友之才

賢者，以及刻書移草堂之費皆任焉。幾以任卹破其

家矣。

學者來日衆，於時曹泰精思妙悟，徐勤堅苦

強毅，以進於成。是歲以梁卓如與陳禮吉充學長焉。

旦晝講學，夕則編書，諸子亦編書焉。書題甚多，撰三

世演孔圖未成。八月三叔父玉如公卒。著孟子為公羊學考論語為公羊學考。

是時絕意試事諸父皆強之母意屬望迫切。乃與母言盡於是科不第亦終身棄矣。母許之。於是應鄉試中式第八名。本置第二名。三藝皆刻矣。以次篇書同文自用孔子改制義。違朱注。犯磨勘。既刻而抽出。改置第八名。是冬十二月

為母壽。薄宦游於浙亦歸家庭甚懽然吾不奉考官房官為師時論大譁謗言宏起由此蓋變千年之俗誠不易也。

吾鄉有同人團練局者咸豐四年吾伯祖種芝公諱國熺平紅匪創之蓋地方自治之制也。局中地十餘里三十二鄉人丁五萬自吾伯祖卒後局事廢壞至是大渦鄉知府張嵩芬者以罹譴還鄉

管鄉局焉鄉素多盜張竟與分肥張為局中巨紳無敢抗之者其族人之為盜者深夜出刼乃竟持其篋還局中飲酒乃去以所刼物分賞局壯丁局在墟中壯丁凡數十墟以三八日期三十鄉人聚而市易人多若蟻張族之盜曳履局門大聲於衆曰吾為某盜諸君何不來執我衆睨之莫敢犯鄉鄰被刼者夜

不絕。從叔觀察三被劫，家一空。吾胞叔亦被劫。吾姪同和、姪婿陳和澤以家頻劫，亟請吾治盜，而張庇之。非攻張盜不能去也。而吾寔無暇，遂鄉任事。陳禮吉，吾鄉人也，乃曰：吾窮天人之理已至矣，已無書可讀矣，惟未嘗試於事。吾等日言仁，何不假同人局而試之，是亦一國土也。行仁施愛，先自近始，開學校以

教之。闢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一歲而化成。然後委之謹愿者守之。吾復可治吾學矣。也壯其言。乃號於卅二鄉之紳合三十餘人攻張。令其將局戳交出。戳者局之印也。吾伯祖領之官以辦事者。是時春祭鄉先賢。吾與祭。張率諸賊懷刃以待。賊藏其室中相去數步。張面色大變。袍袴抖顫。吾大異之。從容行禮

畢入室則張族人數百環堂下將甘心於我同和走告而我鄉人窺見其人皆懷刃知有變亦走遂鄉率鄉人數百携軍械整隊來迎吾得出張亦行各率其隊伍遂其鄉是役也頗如兩國會盟劫質狀吾泊船吉利鄉吾以小舟入九江謁朱先生廟張遣盜逕登舟露刃問余搜船不見乃去是二事者吾幾凡殆矣

罔知去惡之難也。於是以千二百金大購羣書、禮吉故精於擇書。書藏要書咸備矣。乃議創書院以中西之學課士、延朱菜蓀以教之。乞官兵以剿賊。賊盡走殺渠魁數人。大禁賭、宿弊盡清。而以禁賭持正過烈又鄉有被殺者、疑案也。禮吉以某富人行賄、疑其殺持之甚堅。以是為衆怨所叢。請功未竟、張緣怨託言

官劾我。又賄託潘衍桐與南海縣令楊廷槐追繳局

戳。吾時被劾為桂林之游。禮吉已被肺病。乙未正月

遂吐血死。禮吉蓋殉節同人局者也。自癸巳十一月

攻張事起。謗言騰沸。吾幾死。於是而禮吉寔殉難。與

為中國變法。吾與卓如幾死。於是而幼博譚復生楊

漪川林暾谷寔殉難焉。十里之地。與萬里之地。五萬

之民與四萬萬之民相去萬倍而欲矯而易之救而治之其謗議同其險難同其幾死同而傷我良人同小有成功而傾覆同嗚呼任事之難如此宜人爭請老氏學保身家妻子坐視生民之傾覆顛連而不恤也吾為同人局僅支與錢數百而他心力之瘁日力之曠金錢之耗危殆疑謗之集倉皇避地與八月國

變未有少異也。局一極小之事，即成功何足勞我，費
我心血、老我歲月、傷我禮吉哉。梁卓如蓋頻諫之，既
以大小無殊，但推惻隱之心以行吾仁，不計禍患，不
計大小、不計成敗也。當緣隨遇起而行之，治同人局
與中國真未有以異哉。自禮吉之死，吾恨之深。乙未
草摺，令御史王佑遐劾之，有其通賊，畫為擄卒賄譚

鍾靈洗滌、而任局事者不可復得。禮吉之才志亦一切無成功。書藏之書多為人士偷竊、吾入京師亦不復過問。蓋自癸未至戊戌、同人局事與中國事相終始、其乍成乍敗皆相類、存之以告天下、以我為貪功名乎、抑行其不忍人之心乎。張故吾舊好、以其庇賊怨之、戊戌年、以其少安靜亦復置不問、了此人天業

矣

光緒二十年甲午三十七歲 二月十二日與卓如同入京會試寓盛祭酒伯熙即伯熙先生肅王從弟也藏書冠滿洲頗見其秘書玉牒金石之藏園亭幽靚既而移居三條胡同金頂廟與梁小山同寓五月

六月、下車傷足遂南歸。六月到粵。七月給事中余晉珊劾吾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同少正卯聖世不容請焚新學僞經考、而禁粵士從學。沈子培盛伯熙黃仲弢文芸閣有電與徐學使琪營救。張季直走請於常熟、曾重伯亦奔走焉。皆卓如在京所為也。以電文伯熙字誤作伯翊、徐花農疑為褚伯約之誤也。時褚方

十月、任公出京 丁丈江

劾李瀚章、而余之奏寔鄉人陳景華賄褚為之。李畏褚遂令自行焚燬。粤城謗不可聞。八月游羅浮。九月歸。復講學。十月曾著偉卒。著偉聰悟堅苦成學。以請羅浮求道。感瘴死。李同門弔其家。痛哉。十一月游廣西。住風洞。刻記於黨人碑。搜得康岩素洞。自名而刻石焉。桂中諸士王濬中、穎初、況仕任、黎文瀚來學。王

穎初老矣嘗爲教官志清而氣直好心學寫枝林凡四十日往來在山水窟中亦四十日日日搜岩剔壑及赴官紳燕會若經年矣

五月方在京師有貴人問曰國朝可百年乎吾答之以禍在眉睫何言百年貴人甚謬之時擬以三千萬舉行萬壽舉國若狂方謀保舉而孫毓汶當國政以賄成大官化之惟事娛

禁內通李聯英、相與交關、政俗之污壞、官方之紊亂、至是歲為極。不數日聞朝日之事。十七月出及天津、則謂衛汝貴乘海晏輪船東渡、衛方被酒未醒也。己而東事累敗、恭邸李高陽翁常熟入軍機、並督辦軍務焉。吾昔上書言「日本改紀、將翦朝鮮而窺我遼」、又言「數年之後、四夷逼於外、亂民起於內、安能待我十

年教訓乎恐無及也不及六年變作不幸而言中矣

桂林山水極佳山居身行著春秋董氏學及孔子改

制考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三十八歲 正月遊粵二月初

一至而二十四日禮吉死矣哭之慟欲為立墓碑至

今未果也禮吉聰明絶人而氣魄剛毅大道究成為負荷第一人竟夭年僅二十六痛哉十二日偕卓如梁小山入京將至大沽日人來搜船當頗憤以早用吾言必無此辱也時内廷預備車輛五百以備遷都朝士紛紛多懸國亡出京師者吾謂此舉僅如土耳其者必不亡故決入京與梁小山寓金頂廟時旅順

已失朝廷震動命户部左侍郎張蔭桓及前廵撫邵友濂往日本請和日本以非全權不受再命大學士李鴻章求和議定割遼台并償款二萬萬兩三月二十一日電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動各省并先鼓動粤中公車上摺拒和議湖南人和之於廿八日粤楚同遞粤士八十餘人楚則全省矣與卓如

分託朝士鼓各直省莫不發憤連月并遞章滿察院衣冠塞途圍其長官之車台灣舉人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請拒和遷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書之并日繕寫京師無點石者無自傳觀否則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徧

傳都下士氣憤湧聯軌察院前里許至四月八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實無法挽回卻不收先是公車聯章孫毓汶已忌之至此千餘人之大舉尤為國朝所無閩人編修黃曾者孫之心腹也初六七連日大集初七夕黃夜徧投各會館阻撓此舉妄造飛言恐嚇諸士多有震動者至八日則街上徧貼飛書誣

攻無所不至請孝廉遂多退縮甚且有請除名者孫毓汶猶慫恿其謀即先廹皇上用寶今北洋大臣王文韶誣奏海嘯壘械棄毀北洋無以為備孫毓汶與李聯英內外恐嚇是日翁常熟入朝房猶力持勿用寶電日相伊藤博文請展期五日孫謂若爾日人必破京師吾輩皆有身家實不敢也常熟厲聲責之曰

我亦豈不知愛身家其如國事何孫知不能强乃使李聯英請之太后迫今皇上畫押於是大事去矣是時降硃諭告廷臣皆哀痛不得已之言皇上之苦衷迫逼之故有難言之隱矣李聯英爲宦寺不識地圖乃至徐用儀亦然皆曰中國甚大台灣乃一點地去之何妨太后習聞之故輕於割棄也越日榜發中進

士第八名本擬會元總裁徐桐以次篇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題文分天地人鬼四比惡其太奇降第五云殿試朝考皆直言時事讀卷大臣李文田與先中丞公宿嫌又以吾不認座主力相排殿試徐壽蘅侍郎樹銘本置第一各閱卷大臣皆圈矣惟李文田不圈並加黃簽焉降至二甲四十八名朝考翁

常熟欲以擬元卷在李文田處乃於問錄等字加黄簽力爭之遂降在二等徐澂園翁常熟告我問與李嫉之故故知之先是殿試前朝士皆以元相期傳臚時諸王猶言之是科會朝殿三者皆失元區區者不足道雖王荊公未嘗言之然本朝科第無不奉座主為師者無理已甚況手培以吾不認座主為師必累

得元力勸折節至有道之不行國之興廢命也之語。元亦何與國事而關係如此。子培以吾之靈望欲藉以轉移諸公也。然吾以子培力勸己屈節見座主矣。而卒皆失元。是知一切有命。正可體驗從自己閱歷處受用最確。乃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皆非人所能為也。枉己者徒自賤節而已。十一日引見授工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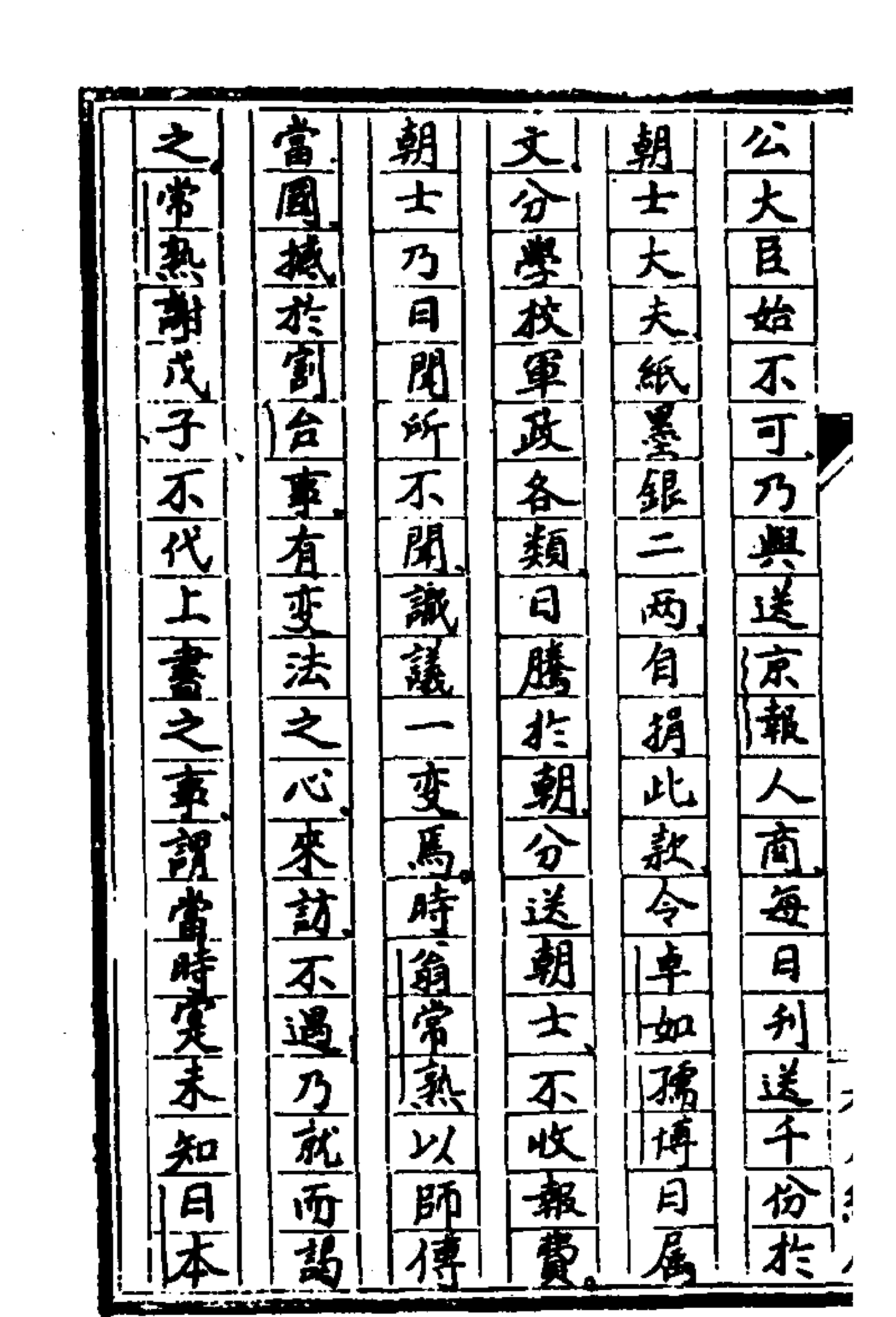
主事。自知非吏才不能供奔走又生平講學著書自分以布衣終以追於母命屈折就試原無意於科第況仕宦乎未能為五斗折腰故不到署徐公樹銘至累揖相勸吾卒不行前書未能上二十八日朝考後無事乃乙非和之論而增末節於閏四月六日遞之察院以十一日上於朝上覽而喜之甫發下樞垣一

時許樞臣讀未畢恭邸閱至論鎮務一條以手作圈狀上既追入旋發下軍機命即日抄四份軍機本無一書手乃調自內閣即日抄呈以一呈太后以一存軍機發各省督撫將軍議以一存乾清宮南窗小篋以一存勤政殿備覽觀於屢臣上書中凡存九摺以胡燏棻為第一吾摺在第二至戊戌五月上再聞樞

臣以吾舊摺樞中再檢上上之强記不遺一善如此
五月遷出南海館再草一畫言變法次第曲折之故
凡萬餘言尤詳盡矣至察院遞之都御史徐郙使人
告以吾已有銜門例不得收令還本銜門代遞時孫
家鼐長工部頗相慕友人多勸到工部遞乃於五月
十一日到工部遞之孫家鼐面為稱道之詞許為代

遞五堂皆畫押矣李文田適署工部獨挾前嫌不肯畫押孫家鼐礙於情面累書並面責之卒不遂再與卓如瑞博聯名遞察院不肯收又文袁世凱遞督辦處榮祿亦不收遂決意歸以京城街道蕪穢請修街道附片上焉既不達交王幼霞熏人上之奉旨允行交工部會同八旗及順天府街道廳會議卒以其文

覆奏惟御史陳璧後行之僅修宣武門一段焉盛祭酒曰修道歲支帑六十餘萬金旗丁工部街道廳分之若必修則無可分矣此所以不能行乎陳次亮沈子培皆以時有可為非僅講學著書之時力為挽留於是少留以士大夫不通外國政事風俗而京師無人敢創報以開知識變法本原非自京師始非自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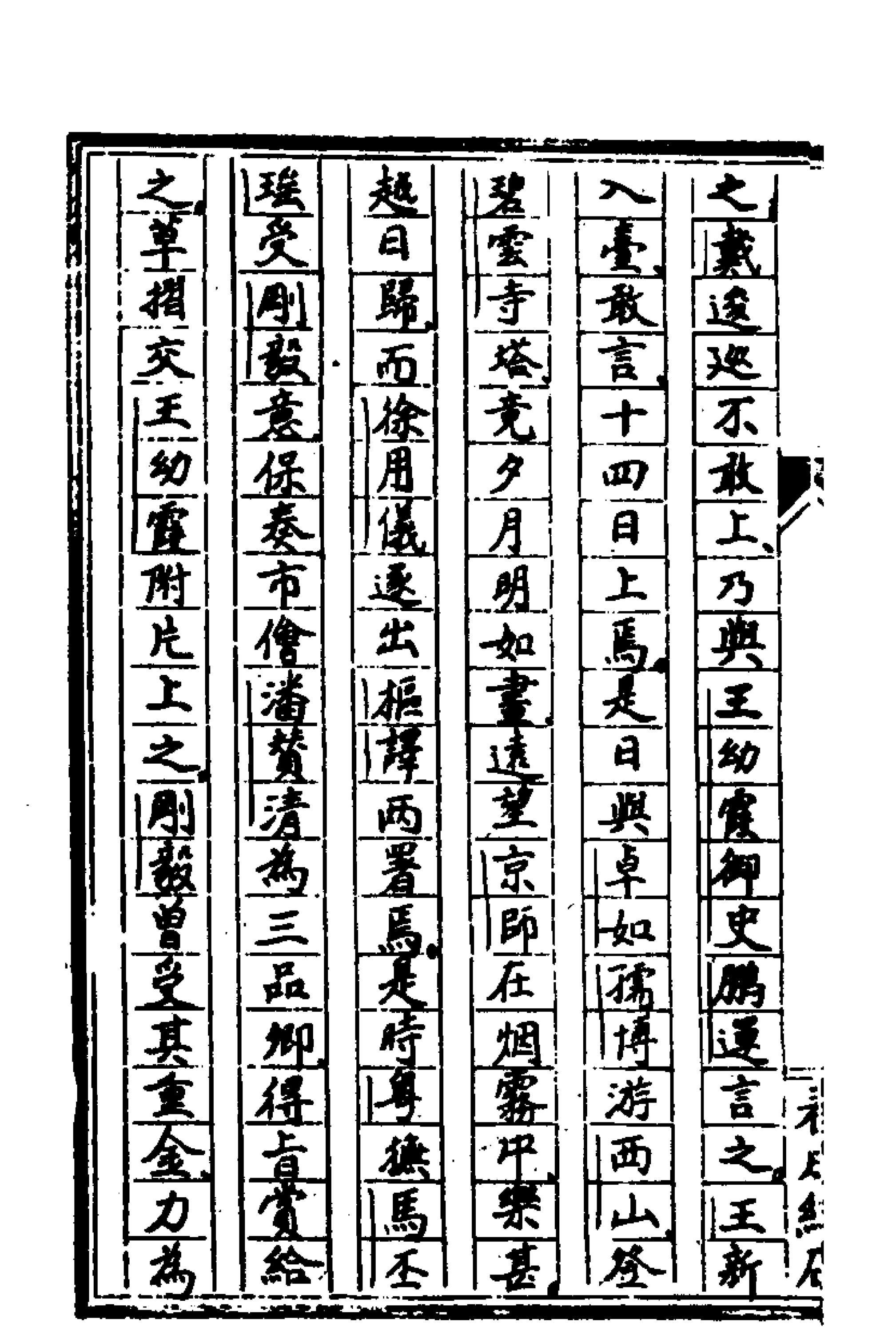


公大臣始不可乃與送京報人商每日刋送千份於朝士大夫紙墨銀二兩自捐此款令卓如孺博日屬文分學校軍政各類日騰於朝分送朝士不收報費朝士乃日聞所不聞識議一變焉時翁常熟以師傅當國撼於割台事有變法之心來訪不遇乃就而謁之常熟謝戊子不代上書之事謂當時實未知日本

之情此事甚悔云乃與論变法之事反覆請求自未至酉大洽索吾論治之書時未知上之無權而責常熱力任变法推見賢才常熱乃謂與君雖新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姑為子言宜密之上實無權太后極猜忌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視有密詔否自經文芸閣名見後即不許上見小臣即

吾之見客亦有人窺門三巡數之者故吾不敢見客蓋有難言也吾乃始知宮中事然未知其深猶頻以書責之至謂上不能保國下不能保身常熟令陳次亮來謝其意然苟不能為張柬之之事新政必無從辦矣時常熟日讀变法之書銳意变法吾說以先变科舉決意欲行令陳次亮草定十二道新政旨意將

次第行之。然恭邸高陽以常熟有毓慶之獨對，頗妒之。自四月合力攻孫毓汶、李鴻章後，漸不和矣。常熟內畏太后，欲託之恭邸而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能同心，卒不行也。時孫毓汶雖去，而徐用儀猶在政府，事事阻撓。恭邸、常熟皆欲去之，欲其自引病。疊經言官奏劾，徐猶戀棧。六月九日草摺，覓戴少懷庶子劾



之戴遂延不敢上乃與王幼霞御史鵬運言之王新入臺敢言十四日上馬是日與卓如孺博游西山登碧雲寺塔竟夕月明如晝遠望京師在烟霧中樂甚越日歸而徐用儀遂出樞譯兩署焉是時粤撫馬丕瑤受剛毅意保奏市儈潘贊清爲三品卿得旨賞給之草摺交王幼霞附片上之剛毅曾受其重金力爲

保護不能去也。中國風氣向來散漫士夫戒於明世
社會之禁不敢相聚講求故轉移極難思開風氣開
知識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後力厚也合群
非開會不可在外省開會則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
合士夫開之于京師不可既得登高呼遠之勢可令
四方響應而舉之於輦轂衆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

故自上書以後日以開會之義號之於同志陳次亮謂辦事有先後當以報先通其耳目而後可舉会報開兩月與論漸明初則駭之繼漸知新法之益吾復挾書游說日出與士大夫講辨並告以開會之故明者日衆乃頻集通才游宴以鼓勵之三舉不成然沈子培刑部陳次亮戶部皆力贊此舉七月初與次亮

約集客若袁慰亭世凱楊叔嶠銳丁淑衡立鈞及沈子培沈子封兄弟張巽之孝謙陳　　即席定約各倡義捐一舉而得數千金即舉次亮為提調張巽之習之張為人故反覆而是時高陽當國張為其得意門生故沈子培舉之使其勿敗壞也舉吾草序文及章程與卓如擬稿而公商之丁張畏謹斅議未定吾

欲事成亦迂迴而從之於是三日一會於炸子橋嵩雲草堂來者日眾翰文齋願捐送群書議閱書藏於琉璃廠乃擇地購書先屬孫博出上海辦焉是時徧尋琉璃廠書店無地球圖京師錮塞風氣如此矣安得不敗時英人李提摩太亦來會中國士夫與西人通自此始也英美公使願大助西書及圖器規模日

廣矣乃發公函於各督撫劉坤一張之洞王文韶各捐五千金乃至宋慶聶士成咸捐數千金士夫雲集將佐規模日廓開書藏派游學游歷然而丁張斷斷挑剔張更藉漁利以開局於琉璃廠張欲以託之爲書店之狀吾兩折以今日此舉以義倡天下之士若以義始而以利終何以見天下乎張語塞然而舉座

不懂。時報大行。然守舊者疑謗亦漸起。當時莫知報之由來。有以為出自德國者。有以為出自總理衙門者。既而知出自南海館。則群知必吾所為矣。張既懷嫌。乃因報之有謠言。從而扇之。於是大學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皆欲劾奏。沈子培陳次亮皆來告。促即行。而留卓如辦事。乃以八月廿九日出京。先是自六月

乙未冬、代李苾
國草摺、請開大
學堂、

創報、吾独自捐款為之後陳次亮張君立皆來相助而每期二金積欠甚多至八月節盡典衣給之得次亮助盤費乃能行廿四日同會諸子公餞唱戲極盛會也是日合肥自願損金二千入會同會諸子擯之議論紛紜。楊崇伊參劾之釁遂始於此張孝謙又邀褚成博張仲炘二人入會。二人台中最氣燄縱橫者

蓋會事甫盛而衰敗即萌焉。九月初二日、到天津。初三日、游山海關、入各防營視兵。望海。山海關本無形勢可守。明世防遼為東道扼要之地。若今海船交通、琢海寸寸可擾。山海關防兵實可罷矣。見陝撫魏午莊光燾、相待甚殷。惜其未知新法也。十二到上海。十五入江寧。居二十餘日、說張香濤開強學會。香濤頗

以自任隔日一試每至夜深香濤不信孔子改制頻勸勿言此學必供養又使星海來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豈為一兩江總督供養易之哉若使以供養而易其所學者香濤奚取焉在江寧時事大順吾曰此事太順將來必有極逆者矣與黃仲弢梁星海議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濤以論學不合背盟電來

屬勿辦則以會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開會借屋於張園旁遠近響應而江寧一切不來處處掣肘即無揚崇伊之劾亦必敗矣時金陵有揚仁山者講佛學有道士也曾游倫敦得儀器甚多吾為強學會購之凡三千餘金其天文鏡大者能窺見火星之山海矣以其小者送之京師後香濤星海背盟王雪晴允捐

之後亦背及京局有变款不能結吾賠累歸之沪局之器遂之楊然以此謗甚多蓋任一小事皆極難但吾惻隱之心不以難而变耳吾以十二月 母壽須歸先調君勉易一來辦事急須開報以用孔子紀年及刋上諭事江寧震動適有京師劾案遂藉此停止自强學會開後海內移風紛紛開會各國屬目自封

業後漸諱新政方當西后杖二妃逐侍郎長麟汪鳴鑾志鋭之時至逾年二月撤毓慶宮逐翁常熟文雲閣殺寇良才將築圓明園以幽上於是開新之風掃地矣先是翁常熟在毓慶宮獨對吾頻謂之曰公趁此舉大事不可失若能行新政廢八股則一月中新政甚多公即去官可矣若度不能行則勿如先辭毓

此譜為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敘事止于是歲。門人羅孝高不知從何得之，盖戊戌抄沒落於人間而孝高得之也。更生年七十記。

慶宮蓋同相而獨對僚友所忌也徒取辱耳公亟辭之又翁常熟五月前能從容請求新政及六月派總理衙門行走事殷多至夜分自此不暇見士大夫而一事不辦吾累書勸其力辭總署之差常熟不能從後以割膠事為罪謗所歸榮祿嫉其私人劾之常熟卒以是逐常熟去官後云悔不聽我言也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三十九歲　講學於廣府學宮萬木草堂續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春秋學侠徐君勉王鏡如為學長七月與幼博弟游羅浮八月游香港十月至澳門與何君穗田創辦知新報將游南洋不果穗田慷慨好義力任報事後遂城六月時

在同人局行抽簽舉局長行地方自治法惜無人能
行之遂罷局事先是爲同人購書千餘金畧備是以
感欲成一書院卒不能十二月重游廣西與羽子兄
偕鏡丞偕行鏡丞學佛若有得而狂不可近葢所謂
天魔入心者至陽朔遣之還自丙戌年編日本變政
記披羅事蹟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書甚多乃

令同薇譯之稿乃具又撰日本書目志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四十歲

正月十月到桂林再寫風洞擬纂桂林馬路以山路不合未成然用日本伊豆人力車則可行也與唐薇卿岑雲階議開聖學會史淳之撥善後局萬金游子岱布政捐千金蔡仲

岐按察耆紳激昂高義主持之、乃為草章程序文行之、借廣仁善堂供孔子、行禮月、士夫雲集、威儀甚盛、既而移之依仁坊彭公祠、設書藏、請堂義學、規模甚敞、日與學者論學、義學童幼尤彬彬焉、暇則游山桂林山水、既極勝、去城七里有中洞者、岩若一室、兩面皆通、俯瞰諸岫、石筍峻然、吾欲於此結精廬焉、四月

興安會匪大作陷灌陽各縣蠢動勸史撫於桂林戒

嚴不顧也興唐薇卿謀請其歸鄉辦團以聖學會行

之唐薇卿忼慨自捐數千金募勇吾乃夜叩蔡臬門

請其假軍械焉時五月秒也編春秋考義春秋孝文

成撰日本書目志成六月還粵請學時學學者大集乃

晝夜會講八月納妾　氏八月築室花埭將終隱焉

乃室成而未歸已被抄沒人生原逆旅我身非我有而何一室哉吾一生不用營謀稍營謀輙無益更可信天命也月杪携同薇至上海九月游西湖十月遂上海中國人滿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亂離迫至徧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經緯度與吾近地域數千里亞馬孫河貫之肥饒衍沃人民僅八

百萬、若吾遷民往、可以為新中國、當乙未吾欲辦此、未成、與次亮別曰、君維持舊國、吾開闢新國、時經割台後、一切不變、壓制更甚、心寬必亡、故欲闢巴西以存吾種、乙未之歸、過葡人及曾遊巴西者、知巴西曾來約通商招工、其使來至香港、而東事起、巴使在香港候吾事定、至數月、東事益劇、知不諧、乃歸、吾港澳

商咸樂任此。何君穗田擘畫甚詳任雇船招工之事、於是擬入京舉此適膠洲案起德人踞之、乃上書言事。工部長官淞溎讀至恐偏安不可得語、大怒不肯代遞。又草三疏交楊叔嶠分交王幼霞高理臣上之。乃與曾剛甫約、月遞察院先與都憲徐壽衡言之。壽蘅本守舊、而能待士、不以此摺為然、而允為我代遞

也李蒓園侍郎激厲忠憤欲聯九卿上摺為草之後然聯名者李公交司業詒穀上之既謁常熟投以書告歸與李合肥言巳西事許辦之惟須巳西使來求乃可行是時將冰河於十八日決歸行李巳上車矣常熟來留行翌日給事中高燮曾奏薦請召見并加卿銜出洋常熟在　上前力稱之奉旨交總理衙門

議。許應騤阻之於恭邸常熟再持之恭邸乃謂待臣等見之乃奏聞奉　旨令王大臣問話御史楊漪川深秀博學高節來談欲相奏薦草稿有大才槃槃孤忠耿耿之語力辭之時欲續強學會之舊先與鄉人士開會曰粵學會於十二月十三日在南海館創辦京友集者二十餘人以各會館皆為京官會集欲因

而導之、乃草疏交御史陳其璋上言、請將總署同文館群書頒發各省會館、以便各京官請求、奉 旨、俞允、又與文中允煥夏編修虎臣、及旗人數輩創經濟學會、已為定章程、呈慶邸請慶邸主之、且為慶邸草序文、既而以欲刪會字、議不合、事遂已、乃令丁叔雅佐壽百福成、知耻會、

自十一月十二日、德人發砲據膠州、擄去提督章高元、朝廷託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翁常熟及張樵野日與議和、未就、日人參謀本部神尾宇都宮來見鄂督張之洞請助聯英拒德、時經割台後、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卻日本之請、吾走告常熟、明日本之可信、且與日使議請將償款再

排十年並減息日使矢野君極有意而吾政府終不信是議乃為御史楊深秀草疏請聯英日又為御史陳其璋草疏再請聯英日畧謂康熙十一年以救西班牙立主與法戰乾隆六年以救澳與普法戰又二十一年以救普與法俄瑞澳戰嘉慶元年攻法拿破侖而救普咸豐三年至五年與法救土耳其而聯俄

頓重兵於斯巴士撥死士二萬麾兵七千萬鎊光緒二年與法與意救土耳其而拒俄頓重兵於毛魯塌島故英奠救人之國也日本與我唇齒俄法得志東方非彼之利昔東事之役彼以國小變法自强已久欲奮揚威武以求自立既得勝得遼東而不得其勢不能恨德俄其來請聯助乃真情也英海軍甲地球

又扼蘇彝士河之權利也若英不欲戰歐西各國不能飛渡。若聯英、日、則東西南三面如環玦皆可晏然、今地球大勢東流皆以我為土耳其。若我與聯英人必出上於常熟請主持之乃作聯英日策稿告朝士。李苾園侍郎深然之持以示廖仲山尚書。合肥不以為然。因面詰張樵野、張謂英大國未必許助我遲疑

不敢發遂割膠州已而英使果出請將旅順大連灣威海衛通商俄使巴德蘭富大怒謂李合肥曰若貴國必欲將旅順大連灣通商則吾兩國從前盟約皆斷朝議數月不敢決吾聞之工書常熟曰此中國生機也吾意且欲盡開沿邊口岸以衆國敵俄況旅順大連灣乎必勿拒英雖俄怒以諸國力抗之必無害

也言甚切又與張樵野言張以吾言英可勝今英果出甚信之謂可西告常熟卒不過而西后及恭邸畏俄甚卒不徇英請時賞日本之一萬萬英人又許代借三厘息不扣俄聞之又强揭借四厘息扣於是議論紛紛有主兩借者有主兩不借者吾言可借英款俄大言恐嚇必不緣此小故發兵也政府畏俄又不

敵乃用兩不借之說此事英實有底蘊之意而兩拒之殊為失機惟有與同志歎息而已然經此事後俄英日之情皆見朝士漸知英日之可信而知俄之叵測自此群議咸知聯英日矣吾又告常熟謂俄欲耽耽諸國並來吾無以拒之請盡開沿邊各口與諸國通商既可藉諸國之力以保境又可開士民之智識

又騰書與廖仲山言之。常熟大以為然。倡言於總署。於是王大臣集議。多不通情勢。咸駁是說。議不行。然自是大連灣廣州灣之要索自此紛紛矣。

是冬。幼博在上海大同譯書局刻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日本書目志成。時嚴範孫請開經濟特科。常熟主之。此事遂成。其章程與沈子培同議之者也。乃

說常熟並張棋野成之。籍此增常科以隂去八股。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十一歲。正月初二日、總理衙門總辦來書、告初三月三下鐘王大臣約見。至時李中堂鴻章、翁中堂同和、榮中堂祿刑部尚書廖壽恒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相見於西花廳待以賓禮、問

变法之宜。荣禄曰、祖宗之法不能变。我答之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時制宜、誠非得已。廖問宜如何变法、荅曰、宜变法律官制為先。李曰、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荅曰今為列國並立之時、非復一統之世。今之法

律官制皆一統之法、弱亡中國、皆此物也。誠宜盡撤。即一時不能盡去、亦當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翁問籌款、則荅以日本之銀行紙幣、法國印花、印度田稅、以中國之大、若制度既變、可比今十倍。於是陳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鑛、政、鐵路、郵信、會社、海軍、陸軍之法、並言日本維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備、與我相近

最易仿摹近來編輯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大彼得变政記可以採鑑焉至是旨乃發莫然先行是日恭慶兩邸不到閣日召見樞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見恭邸謂請令其條陳所見若可採取乃令召見上乃令條陳所見並進呈日本变政考及俄彼得变政記七日乃奏陳請誓群臣以定國是開制度局以定

新制。別開法律局、度支局、學校局、農局、商局、工局、鑛
務、鉄路、郵信、會社、海軍、陸軍十二局、以行新法。各省
設民政局、擧行地方自治。於是晝夜繕寫日本变政
考、俄彼得变政記二書、忙甚。正月、琉璃廠大神廟百
貨並陳、僅於人日一游、餘無暇晷。時粵學會數日一
集、各省會漸成。正月初十日、林暾谷開閩學會成、十

八日、宋芝棟李孟符開關學會成。楊叔嶠蜀學會亦成。於是鼓動直隸及湖南浙江江西雲貴、今各開會矣。

前摺、許應騤仍攻擊於恭邸前。抑壓遲遲至二月十三日乃上。即下總署議。常熟將欲開制度局、以我直其中。時進呈俄彼得變政記附片請變生童歲科試

易八股以策論並下總署議。已而俄人索旅順大連灣。三月初一日吾上摺陳三策請拒之。若出於戰則敗而復割未遲。否則用兩人蒲盧參士之例聽俄人佔據非吾所願猶可取也三則盡開沿海口岸以利益各國俄人當無如何。已開定計將割矣。時門人麥孺博公車適來吾口授一摺請以旅大與諸國聯英

拒俄言極激切立寫上又今獨博與龍贊修況晴皋等旨於十八於初五日遞呈者察院則已於初四日畫押矣察院亦不收矣於是法索廣州灣英索九龍威海無不惟命是聽然英之索威海為拒俄也固我所欲與當俄之索旅大也 上大怒面責恭邸及合肥謂汝等言俄可恃與定約輸以大利今約期未半

不獨不能阻人之來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約之謂何蓋李合肥與俄聯盟保五年太平也恭李皆免冠叩首曰若以旅大與之密約如故上大怒向西后變色后曰此何時汝乃欲戰耶上默然而出遂定約時御史文悌素託大言謂欲願一死以報國又見華再雲輝高理臣王佑遐等勸其聯入乾清門伏闕痛哭請

拒俄變法文悌許之楊蔣川亦許之吾愛蔣川欲留
為他日乃為文悌草摺及彼上時自改請令使俄辦
之若不許則自劾俄人前蓋逆知朝廷必不聽其使
俄生事也
是時以旅大事朝廷震悚不遑及內政故寫書已成
不進至初八日進呈附日本變政考順時呈泰西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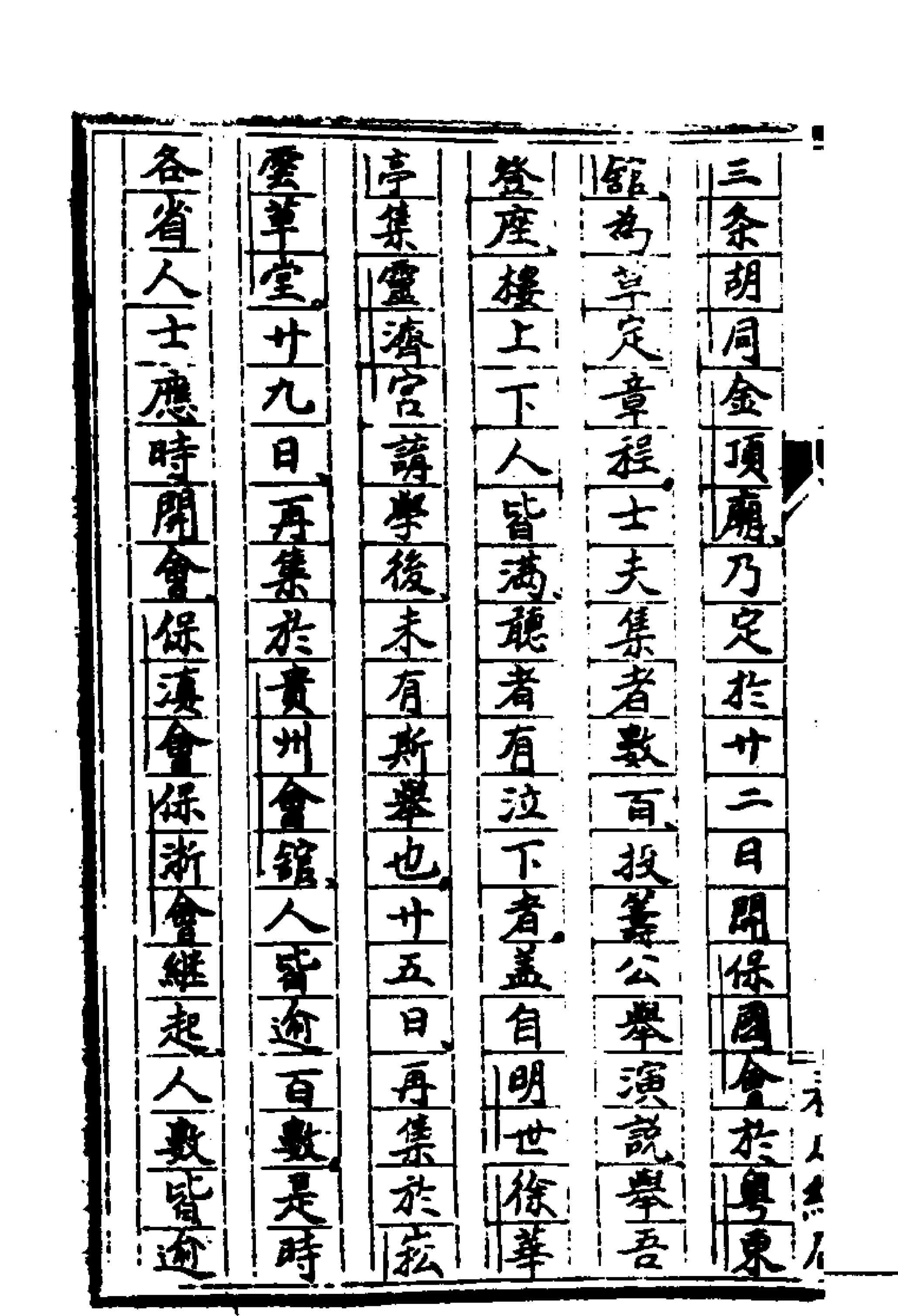
史攬要時事新論等書時債日本之款甚急中允黄思永請用外國公債法行昭信股票下户部議北檔房總辦陳宗嬀晏安瀾袁主搜括者也力主之司員簽名者二十餘人吾聞而投書常熟力諍之謂方今無事何為作此亡國之舉乙未借民債雖張之洞之六十萬亦不肯還民怨久矣中國官民之隔久矣誰

債官者，且名為借債而以官力行之，吾見乙未之事，
酷吏勒抑富民，至於鎖押，迫令相借，既是國命，無可
控訴，酷吏得假此盡飽私橐，以其餘歸之公，民出其
十，國得其一，雖云不勒索，其離信之，徒飽貪吏矣，於
國計無益，而生民心為淵毆魚，明世加派，可為殷鑑，
言極激切，並以書責撫野。而摺上，即日奉旨行矣，

不可挽回。然各省分派、僅得千餘萬、不足為償舊之用。再與德華滙豐兩銀行借一萬萬兩、八折四厘半息。去年英借而不受、今乃息昂重扣而取之、失策甚矣。且歲歲借款、挖肉補瘡、僅支目前而絕不為經營自强計、則賠款無已時、借款亦無已時、是坐自斃也、統籌大局、非大籌五六萬萬之款、以二萬萬築全國

鐵路限三年成之練兵百萬購鐵艦百艘編立各省各府州縣各等各種學堂沿海分立船塢武備水師學堂開銀行行紙幣如此全力並舉庶幾或可補救以全國鑛作抵英美必樂任之其有不能則翦邊外無用之地務在籌得巨款以立全局既與常熟言為容純甫熟悉美事忠信可任借款又草摺二份交御

史宋伯魯陳其璋上之。樞垣疑其不能行留中、真可惜也。又草請改律例摺與王佑遐上之。時粵中草堂徒侶雲集、前摺既緣膠旅事擱起、如其不行、將擬歸以公車咸集、欲徧見其英才、成一大會、以伸國憤、由是少盤桓焉。李木齋亦來言開會事、卓如新在湖南開南學會極盛。時扶病來京、幼博以醫卓如故同寓


三条胡同金頂廟乃定於廿二日開保國會於粵東館為草定章程士夫集者數百投籌公舉演說舉吾登座樓上下人皆滿聽者有泣下者蓋自明世徐華亭集靈濟宮講學後未有斯舉也廿五日再集於崧雲草堂廿九日再集於貴州會館人皆逾百數是時各省人士應時開會保滇會保浙會繼起人數皆逾

百數。當是時、公車如雲、來見者日數十、座客填塞、應接不暇、分日夜之力往各會宣請。客來或不能見、見亦不能答拜、多有怨者。吏部主事洪嘉與者、守舊之有心力、能掛一細党者、三來拜不得遇、閽者忘其居址、又未能答拜、洪以為輕己、乃大造謠、於是謗言益作。浙人孫灝者、欲得舉經濟特科、洪銘之、謂某公惡

康若能攻之、必可舉特科也。孫故無覩喜從之。洪乃草駁保國會議、謂吾將欲為民主教皇、刻數千本徧投朝貴。於是謗言益沸。乃停會。而四方之士投書預會者紛紛。於是李盛鐸參保國會以求自免。四月初七日、潘慶瀾附片劾吾聚衆不道。上曰、會為保國、豈不甚善。然慮西后見之、特抽出此片。蓋吾正月之摺

已請開社會局明會究之善又編日本會究考附日本變政記進呈　上知各國通行之俗以開民智而勵士氣者故不禁也時御史黃桂鋆劾保滇會保浙會並及保國會皆洪嘉與為之云於是謗言塞途賓客至交皆避之不敢來門可羅雀與三月時成兩世界矣上讀日本變政考而善之再催總署議覆然以

粤中學者咸集已決歸　上時決意變法使慶邸告西后曰我不能為亡國之君如不與我權我寧遜位西后乃聽上於時恭邸薨吾乃上書常熟促其亟變法勿失時常熟以吾詩鼎沸亦欲吾去乃名逐亦聽吾歸矣時與日本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詳請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後可大會於各

省而俄人知之矣野君未敢時舊党謗甚熾常熟頻被劾以吾行後無人鼓舞故欲成數事乃行十八日乃草摺請定國是而明賞罰交揚漪川上之署謂門户水火新舊相攻當此外患交迫日言变法而衆論不一如此皆由國是未定故昔趙武靈之胡服秦孝公之變法俄彼得及日本維新之变法皆大明賞罰

定國是而后能行新政。又為一編交徐子靜學士上之。徐君康靜寡欲無意仕宦吾以開會由金頂廟還出上斜街與徐宅相望月夕過從徐君老而好學乃至請吾說春秋側座聽之近古所無也。廿三日奉明定國是之諭舉國懽欣先是又草變科舉摺亦為三篇分交楊漪川徐子靜上之。又草請派近支王公游

摺、請開局譯日本書摺、請派游學日本摺、皆由楊漪川上之、奉旨允行。又為宋芝棟侍御請推舉經濟特科摺。又盛宣懷借款八百萬、歲息約三十餘萬兩、人敢言之、乃請提其息為譯書學堂之費。皆奉旨俞允。於是學堂有款、而舉特科者紛紛矣。又為御史李盛鐸草譯書游歷及明賞罰辨新舊摺、李上之、附片

即言勿用新進蓋聞吾之名用也人咸謂其自相矛盾云。是時已定二十四月出京適見家信云粤中疫癘甚盛學者皆散歸宜遲歸即歸亦當在上海少候。是日以國是既定與其候於上海不如少留京師或更有補遂遲遲行。廿五日忽為徐學士薦備顧問奉
旨着於廿八日預備召見廿七日詣頤和園宿戶

部公所即見嶽青透常熟令榮祿出督直隸並統三軍着二品大臣具摺謝恩並召見並令天津閱兵蓋訓政之變已伏於是知常熟之逐甚為灰冷廿八早入朝房遇榮祿謝恩同對與談變法事榮入對即劾吾辯言亂政矣榮祿下吾入對上問年歲出身畢吾即言四夷交迫分割洊至覆亡無日上即言皆守舊

者發之耳吾即積上之聖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則藥即在此既知守舊之致禍敗則非盡變舊法與之維新不能自強上言今日誠非變法不可吾言近歲非不言變法然少變而不全變舉其一而不改其二連類並收必至無功譬如一殿材既壞敗勢將傾覆若小小弥縫補漏風雨既至終至傾壓必須拆而更

築乃可庇託然更築新基則地之廣袤度之高下磚石楹桷之多寡窗門楹櫺之闊窄灰釘竹屑之瑣細皆須全局統算然後庀材鳩工殿乃可成有一小缺必無成功是殿終不成而風雨終不能禦也

上然之吾乃曰今數十年諸臣所言変法者率皆畧変其一端而未嘗籌及全体又所謂変法者須自制度法

律先為改定乃謂之變法今所言變者是變事耳非
變法也臣請皇上變法須先統籌全局而變之又請
先開制度局而變法律乃有益也 上以為然吾乃
曰臣於變法之事嘗輯考各國變法之故曲折之宜擇
其施行於中國者斟酌而損益之令其可施行章程
條理皆已備具若皇上決意變法可備採擇但待推

行耳。泰西諸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衆，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後則蒸蒸日上，富强可駕萬國，以皇上之聖圖自强，在一反掌間耳。上曰：然。汝條理甚詳。吾乃曰：皇上之聖既見及此，何為久而不舉，坐致割弱？上以目視簾外，既而歎曰：奈掣肘何。吾知上礙於西后，無如何，乃

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illegible]，不能盡變，而扼要以圖，亦足以救中國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舊，不能外國之故。皇上欲倚以變法，猶緣木以求魚也。上曰，伊等皆不留心辦事。對曰，大臣等非不欲留心也，奈以資格遷轉，至大位時，精力已衰，又多兼差，實無暇晷，無從讀書，實無如何。故累奉旨辦學堂，辦商

務彼等少年所學皆無之實不知所辦也皇上欲變法惟有擢用小臣廣其登荐予之名對察其才否皇上親拔之不吝爵賞破格擢用方今軍機總署並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兩官分任內外諸差則已無事不辦其舊人且姑聽之惟彼等事事守舊請皇上多下詔書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詔書彼

等無從議駁上曰然對曰昨閱[illegible][illegible]章張蔭桓寶星何不明下詔書上一笑自割台後民志已離非多得皇上哀痛之詔無以收拾之也上曰然吾乃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開故雖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開之故皆由以八股試士為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

大官。今群臣濟濟然無以任事變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遼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二萬萬之款、不賠於朝廷而賠於八股。膠州旅大威海廣州灣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

上曰、然。西人皆為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為無用之學、故致此。對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廢之可乎。上曰、可。對曰、上既以

為可廢請上自下明詔勿交部議若交部議部臣必駁矣上曰可上曰方今患籌款如何乃言日本紙幣銀行印度田稅畧言其端既而思昭信股票方提為起行宮若縱言其詳則未能變法先害民矣乃畧言中國鐵路礦務滿地為地球所無若大舉而籌數萬萬編築鐵路練民兵百萬購鐵艦百艘徧開郡縣各

種學堂、水師學堂、船塢、則一舉而大勢立矣。但患變法不得其本耳。中國地大物博、藏富於地、貧非患也、但患民智不開耳。於是言譯書、游學、派游歷等事、每終一事、稍息以待上命。上猶不命起、乃重提徧及用人行政、未及於推廣社會以開民智而激民氣、並撫各會匪、因謝保國會被劾、上爲保全之恩。上皆點首

稱是又條陳所著書及教會事久之上點首云汝下去歇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摺條陳來乃起出上目送之蘇拉迎問蓋對逾十刻時矣從來所少有也既退出軍機大臣面奉諭旨着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時李合肥謝恩同下面色大变對我歎惜謂榮祿既在上前面劾我又告剛毅上欲賞官勿予當予微

差以抑之。上問振臣以位置吾、時廖仲山將欲言請賞五品卿、而剛毅班在前、請令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蓋欲以辱屈我也。於是發書告宋芝棟、令其即上廢八股之摺、蓋已早為草定者。乃與幼博游西山。既還、將詣宮門謝恩、以諸臣忌甚、又無意當差於初一日乃具摺謝恩、並再陳大誓群臣、統籌全局、開制

度局三義又陳請廢八股及開孔教會以行聖公為會長、聽天下人入會、令天主耶蘇各立會長與議定教律、凡有教案者、歸教會中按照議定之教律商辦國家不與聞、並進呈孔子改制考、請聽沿邊口岸准用孔子紀年、附呈列國歲計政要疏留中。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廢八股矣。先是廿九日芝棟摺上、上即令

樞臣擬旨。是日京師譁然，傳廢八股，喜色動人，逐數日寂然。聞上得芝棟摺，即令降旨。剛毅請下部議，上曰，若下禮部，彼等必駁我矣。剛又曰，此事重大，行之數百年，不可遽廢。請上細思。上厲聲曰，汝欲阻撓我耶。剛乃不敢言。及將散，剛毅又曰，此事重大，願皇上請懿旨。上乃不作聲。既而曰，可。請知，故待初二日詣

頤和園請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於西后下扼於頑臣變法之難如此及命下之日懽聲雷動去千年之弊政非皇上之聖武豈能若此之剛斷乎初三日總理大臣代遞謝恩摺上命曰何必代遞後此康有為有摺可令其直遞來又令樞臣廖壽恒來令即將所著日本變政記波蘭分

減記、法國變政考、德國變政考、英國變政考、立即抄寫進呈。乃片陳謹當晝夜編書、不能赴總署當差。而告李合肥、廖仲山、張樵野、以不能奔走此差辭之、向例、總署章京由各部司員考取、又覆試之、其最高列者尚須一二年然後傳到。僅當譯電等差。有年乃轉司務廳也。又一二年者、乃得派入各股。又數年、乃可

升提調然後升幫辦總辦吾被特旨派差為向來所無入署即可派總辦提調知交多勸就之吾終不為屈也鄉會試既廢八股而用策論生童歲科試仍未改吾三月所上之摺文總署議而未行欲因勢並行之乃自草一摺為楊漪川草一摺又令卓如草一摺交宋芝棟上之奉旨允行於是歲科試均廢八股而

改策論矣。時八股士驟失業，恨我甚，直隸士人至欲行刺。于晦若至，屬吾養壯士，住深室簡出游以避之。吾笑而不避也。時以愚民之害既去，當開民智，泰西文明多由於有製新器、著新書、尋新地之賞。初八日上摺言之，奉旨交總署議。張樵野即屬卓如議稿，乃為議定，即令總署奏定章程頒行天下者也。時新定

國是廢八股舊党甚沸御史文悌黄桂鋆等奔走謀
之聚議將联名翻國是復八股乃草摺交楊漪川上
之請御門誓群臣並定謗新政之律其有敢請亂國
是後八股者重懲之於是上諭一再責舊党謗謀乃少
息也時許應騤議經濟特科及廢八股事多方阻撓
御史楊漪川宋芝棟联名劾之上惡其阻撓科舉即

定罷斥剛毅乞恩不許請令總理衙門查覆不許乃請令其自行回奏上不得已允之許應騤夜走請於剛毅剛毅屬其黨攻我可免許從之上重於為我故去大臣故聽之於是與洪嘉與聳文悌劾宋楊而專意及我軍機得文摺喜甚以為必去我矣上閱摺大怒謂文悌受許應騤指使狩革職剛毅求之乃令回原

衙門行走凡言官回卽署例不補缺不派差與革職無異也其揭誣甚非上之明吾不免久矣彼來吾八次而謂來二次彼揭皆倩吾作而攻宋楊倩吾作揭甚至謂吾盡棄名教保中國不保大清走胡走越後此僞藁皆緣此揭爲定案也吾累年來京皆寓金頂廟入城多宿於是帶衾枕者以僧寮無是也文悌心

術詭詐彼留吾設而詢吾從僕曾訪樵野即以為吾
宿樵野所樵野無端被禍實文悌妄指為之京師危
疑之地可不謹哉以新定科舉事請採用朱子科場
貢舉議分科試士令人習一經如詩一科書一科易
一科儀禮一科禮記附春秋公羊穀梁一科左傳附
之史記兩漢書一科三國晉六朝史一科唐五代宋

史一科、遼金元明史一科、國朝[illegible][illegible]若會典、東華錄十朝聖訓一科、經史各五科、四書則人人須通、西學則人專一門、普通之學以為論、有草一摺為徐學士草一摺、奉旨、禮部議、為所駁、附片請將優拔貢改試策論、並請凡朝殿試勿尚楷法、得旨允行、時大學堂已定、吾乃上摺、於各省開高等學堂、各府開中學、各

縣開小學、撥各省善後款及各規費以充學費、並請廢天下淫祠、以其室宇充學舍、以其租入供學費。廿一日、奉旨允行。於時各直省蒸蒸争言開學矣。吾以鄉落各有淫祠、皆有租入、故欲改以充各鄉落學舍、意以佛寺不在淫祠之列。不意地方無賴藉端擾挟、此則非當時意料所及矣。

時上頻命樞臣催所著各國變政書、乃晝夜將日本變法考加案語於其上、凡日本事自明治元年至二十四年、共十二卷。更為撮要一卷、政表一卷附之。每日本一新政、皆借發一義於案語中、凡中國變法之曲折條理、無不借此書發之。兼賅詳盡、網羅宏大、一卷甫成即進上。上復催、又進一卷。上以、皆日本施行

有效者閱之甚喜。自官制、財政、憲法、海陸軍、經營新疆、合滿漢、教男女、改元、遷都、農工商鑛各事、上皆深然之。新政之旨、有自上特出者。每一旨下、多出奏摺之外。樞臣及朝士皆茫然不知所自來、於是疑上諭皆我所議擬。然本朝安有是事。惟間日進書、上采其語以爲諭旨。六日、進波蘭分滅記、列國比較表。七日、

進法國變政考。其德英二國變政考至八月上而政變生矣。自名見後、無數日不進書者。朝士不知進書、輒疑揣函中纍纍盈帙、故生疑議也。自四月杪大學堂議起、樞垣託吾為草章程、吾時召見無暇、命卓如草稿酌英美日之制為之、甚周密、而以大權歸之教習總署覆奏學堂事、大臣屬之章京、章京張元濟來

請吾撰吾為定四款、一曰預籌巨款、二曰即撥官舍、三曰精選教習、四曰選刻學書。選刻學書者、將中國應讀之書、自經史子集及西學選其精要、輯為一書、俾易誦讀、用力省而成功普、不至若曩昔廢力於無用之學以至久無成功也。又所請各分教習皆由總教習專之、以一事權、時派大學士孫家鼐管學、孫家

飛素知吾来而請吾為総教習、并請次亮為総辦、又来勸駕。時大學肄業有許曹翰林道府州縣等官、習氣甚深、自度才德年位恐不足以率之、度教無成、徒增謗議、故面辭之。時孫尚未睹卓如章程也。時李合肥摳臣廖仲山陳次亮皆勸孫中堂請吾為総教習、及見章程、大怒、以教權皆属総教習、而管學大臣無

權。又見李合肥廖仲山陳次亮皆推轂疑我為請託、欲為總教習專權、又欲專選書之權以行孔子改制之學也、於是大怒而相攻。我遂命卓如告孫誓不沾大學一差以白其志。時承保國會之餘孫灝誣攻之後、參保國會之潘慶瀾又孫之親戚也又有謠諑於孫之前者、孫於是大有惑志。始孫頗言變法與編修

嗣光典言曰，今朝士忠肝熱胆而心通時務者，惟康某一人耳。若皇上責我變法，我惟舉康某人，我則安。然其相待若此。至是相攻，謂吾孔子素王，孜乃自為教王民主。於廿九日上摺劾孔子改制考，并謂康某才氣可用，以為宜如漢文之待賈生，老其才，折其氣，而後大用之。上令軍機大臣傳旨與孫家鼐，令孫家

衆特侍旨與我而已並不明降上諭蓋我已將孔子

改制考進呈並無少妄早鑒在帝心也時廣東學政

內閣學士張百熙奏荐我經濟特科又奏保使才不

識其人亦不知其事也時網羅天下人才及同門才

者交諸公奏荐陝西劉古愚皆為推轂時八股已廢

報會紛紛學堂大開矣六月一日乃上商務一摺請

令十八省各開商務局先在上海廣東善堂中公舉
通達時務殷實商人試辦限兩月內草定章程呈總
署進呈御覽薦上海經元善嚴作霖為總辦廣西龍
澤厚副之奉旨交各直省督撫議行廣東商務局七
十二行即舉何穗田為總辦以知新報曾言商務章
程也儀侃頻書來促章程事忙甚令儀侃孝實議之

時潘衍桐等欲據商務局董適為雲階放廣東布政使乃以何穆田託之時時務報汪康年盡虧巨款報月零落恐其敗也乃草摺交宋芝棟上之請飭卓如專辦報並請選擇各省報進呈奉旨交孫家鼐議時拒臣相惡欲藉差擠我外出然後陷之乃託孫家鼐請我辦官報並以京銜及督辦字樣相誘吾卻之當

是時、舊黨謠言充塞、皇上無權、[illegible]榮祿等日造謠言、謂上重病、已豫大行衣衾棺槨、諸人皆為我危、亂我勿預政事、幼時則尋意在廢八股、自八股廢後、民智大開、中國必不亡、上既無權、必不能舉行新政、不如歸去、退居滬港、中西文學者教以大道、三年當必有成、然後議變政、救中國未晚也、日以為言、每當上摺必阻

撓之、詞辦此項事無謂日與卓如言之。時榮祿出天津條陳辦事情形有摺上太后而無摺上皇上此本朝人臣所未有也。榮祿素結李聯英以媚太后、故迎合李聯英以輕皇上。至是出統三軍謀定於天津閱兵而行廢立故敢無君至此上怒而傳旨申飭榮祿奏薦三十餘人上無一召見無一用者。有要人告我

曰、我請皇上召見榮祿、凡三次矣、上未嘗一召見、上之悉榮祿深矣、是時榮祿日攻新政、而太監內務府等謗攻皇上、無所不至、幼博言之甚切、我則曰、死生命也、我昔經華德里、飛磚掠面、若逾寸中腦死矣、假中風疫、頃刻可死、有聖主在上、吾以救中國、豈忍言去哉、幼博又曰、伯兄生平言教、以救地球、區區中國

殺身無益。凡言此者屢矣。至是辭官報事。孫家鼐將仍歸之。汪康年、卓如慮其顛倒是非也。故請我領之。吾亦以朝局危疑。欲藉此以觀進退。乃許之。初八日、孫家鼐入奏。奉旨令督辦其事。吾具摺謝恩。條陳請令武備文官教職以上及諸生閱看。並請定報律。時吾遞書遞摺及有所持旨。皆軍機大臣廖仲山傳之。

京師謠言皆謂廖為吾輩帖式甚至有謂為康狗者廖避之乃面奏謂官報事宜令我商之孫某並傳言謂此後凡報事皆交孫家鼐遞摺先由軍機大臣傳旨與我令告知孫家鼐乃見孫家鼐為之草奏云某月某日康某特傳軍機大臣面奉諭旨此也可笑事也孫某再三挑剔卒用我言奉旨俞允并令我定報

鄂本作諭旨聲明康面奏此事。

鄂本漏去。

律而諭旨聲明孫家鼐面奏蓋專為避嫌計也時正月所上制度局之摺京師傳之御史楊漪川宋芝棟李木齋王鵬運學士徐子靜皆以制度局為然我為各草一摺於五月時分日而上皆制度局之意也楊漪川宋芝棟亦奏請御乾清門以誓群臣皆為剛毅所阻時言新政皆小臣耳無大臣言之者於是卓如

為李苾園草摺陳四事一曰御門誓群臣二曰開懋勤殿議制度三曰改定六部之則例四曰派朝士歸辦學校。乃下之慶親王及孫家鼐議。樞垣最惡御門及懋勤殿事屬慶邸及孫家鼐阻之。上乃擬問我總署正月制度局之摺、而責張蔭桓焉。總署以事關重大派軍機王大臣會議。既會議以敷衍游辭駁之。上

發還，今再會議，硃批責以無得浮詞搪責，倘仍敷衍塞責，定必嚴辦。向例非有重大事，無出硃批者，至是咸悚懼。我請於京師開十二局，外省開民政局，於是流言紛紜，咸謂我盡廢內閣六部及督撫藩臬司道矣。故張元濟請廢翰林院都察院，岑春萱請廢卿寺，裁局員皆歸之於我，於是京朝震動，外省悚驚，謠諑不

可聽聞矣軍機大臣曰開制度局是廢我軍機也我寧忤旨而已必不可開王文韶曰上意已定必從康言我全敗之則明發上諭我等無權矣不如畧敷衍而行之王大臣皆悟咸從王言遂定議所云誓群臣定國是一条以為詔書兩下國是已久定此條可無庸議我所請選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議制度一

一條、乃改為選翰詹科道十二人、輪日召見、備顧問、於是制度局一條了矣。我所請令臣民咸得上書一條、改為職官遞本衙門、士民遞都察院。我所請開法律局、定為每部派員司改定律例、夫員司無權無才、無從定之、又非採集萬國憲法、與我本意大相反矣。學校局、一條則以大學堂及各省中小學堂已經奉

旨另辦了之農工商局則以屢奉諭旨飭辦了之所謂起民兵以練陸軍購鐵艦以成海軍則以裁兵併餉等旨了之我所請民政局則擬旨令督撫責成州縣妙選人才了之惟令開一鐵路鑛務局請即在總理衙門派人辦理於是所議我摺似無一語駁者似無一條不行者上亦無以難之雖奉旨允行而此摺

又皆成爲靈文矣。大官了事所謂才者如此。雖輕舟已過萬重山而惡我愈至。謗言益甚。然七月令人人上書之事。羣臣紛紛名見乃至道府專摺州縣遞奏及制度局懋勤殿之事皆出於此。然黜禮部六堂以名榮祿之變亦萌於此矣。時編書未畢未能出京。及辦報館譯書事擬先遣幼博出京。先是上摺請開農

工局並進呈農學圖奉旨派端方吳懋鼎徐建寅辦理端方者剛毅之私人但為骨董之學者也徐建寅者裕祿之人也吳懋鼎者王文韶之私人也惟徐建寅頗游外國餘皆非能辦事者是以各督撫皆藐上無權抗不遵辦於是心力銷倦吾亦決意出京矣時奏派狄平接辦報事而汪康年私改為昌言報據而

不交、乃與孫家鼐商、請在京師開局、孫承樞垣意、欲擠我、不顧其留京師也、仍屬往上海、乃電江西布政使翁曾桂、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浙江巡撫廖壽豐、並令劉坤一勒令汪康年交出、無得抗旨、劉坤一立即電奏、奉旨、令出使日本大臣黃遵憲過滬查辦、劉坤一得旨、即電上

海道蔡鈞封禁昌言報江西亦飭禁以報事查辦後留京時湖南巡撫陳寶箴奏薦我而攻改制考上留中是時王先謙歐陽節吾在湘猖獗大攻新黨新政學會學堂一切皆敗於是草摺交楊漪川奏請獎勵陳寶箴上深別白黑嚴旨責湖南舊黨仍獎陳寶箴認真整飭楚事乃怡然非聖明洞燭萬里何能如是

又請親試京僚黜其不通者然朝士之冗闒者大恐剛毅阻之卒不行時譚鍾麟不行新政又縱盜賊草摺交宋芝棟劾之奉旨交陳寶箴查辦先是為文悌草摺劾雲貴總督崧蕃貪黷革職焉時萬壽請頒御像下愛民詔書以結民心刋新政詔書謄黃遍貼窮鄉僻壤以廣德意停止昭信股票或作為公債交回

本地方起農工商之業以惠民用[illegible][illegible]賣及路信股票事皆奉旨允行路信股票官民至甚富商小戶無得免者至是皆得路蘇同日上禁天下裹足摺請奬勵各省不纏足會令各省督撫飭地方官勸誘士庶仿照上海不纏足會例推行並定律光緒十五年所生女子至今十歲者無得裹足若有裹足者不准領

受封典諸臣以織屑不關政體沮尼不行時徐致靖學士請開編書局於京師荐我編萬國强盛弱亡之書及制度風俗之事剛毅沮之謂大學堂已有編譯局可無庸另開遂不行當萬壽後進波蘭分滅記言波蘭被俄與分滅之慘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國王被俄人控制之害守舊黨遏抑之深後國王憤悔變

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許變法卒以割亡、哀痛言之上覽之為之唏嘘感動賞給編書銀二千兩、七月初四日總理衙門傳言來、謂當有旨到、命勿出門、既而章京李岳瑞來、口傳諭旨、即令僕人將賞銀捧出、倉卒拜受、此本朝未有之舉、不知何以報也、時應詣宮門謝恩、以上未降明旨、知有曲折、恐為太后所忌、故亦

不敢詣宮門請對但具摺謝恩於摺末極陳時變之急分割之苦新政變而不變行而未行之無益制度局不開零星散雜之無裨末後舉波蘭事反覆言之摺凡數千言於是上大感動從此大發雷霆非復曩時之迂迴矣時七月十二日也附片辨孔子制度考事辨孔子稱王爲歷朝封典非自我創造事自上此

摺後以制度局未開、不復言事矣。然修英德變政記曰無暇晷、是時既許群臣上書、大臣多有抑遏之者。禮部主事王照條陳請皇上東游日本、痛抑守舊一摺、尚書許應騤懷塔布擲還不肯代遞、幼傳以為皇上明目達聰、廣開言路、豈容大臣阻蔽不達、謂劾之小航性勇、直即具摺彈劾堂官、時侍郎堃岫溥頲在

堂令掌印者勿收小航懷之而出謂將遞察院兩堂
乃許代遞而許應騤遂劾小航妄請乘輿出游異國
陷之險地日本素多刺客昔俄太子出游及李鴻章
奉使皆遭毒手王照既用心不軌故臣等不敢代遞
乃敢登堂咆哮然上閱我所進俄大彼得變政記已
極以親游外國為然乃降旨責禮部六堂蔽塞言路

並云觀游外國之舉朕躬自有權衡無煩大臣鰓鰓過慮交部嚴議部議降級上怒其不遵旨盡褫尚書懷塔布許應騤左侍郎堃岫徐會澧右侍郎溥頲曾廣漢六堂之職而令摩倭封章直遞又令各直省道府自行遞摺各州縣交督撫代遞上諭謂藉覘中國人之才識自是我諸臣民上書之說乃始行於是群

僚士庶情意疎通、奔走輻輳以報聖主、各衙門每日摺數十件、厚或盈寸。上雞鳴而起、披覽章奏、至於日昃不盡。體裁踳雜、上并不責問。至有野民漁人上書、紙用二尺長條、稱及皇上亦不抬頭、上亦一笑置之。又有詆上變亂祖法、自稱開創、置祖宗於何地者、樞臣欲罪之、上亦謂當廣開言路之時、不必有所譴責

以塞之。其寬大求言如此。於是廣開薦賢之路。薦對交於公車。上每日輪召見之。必問其通時務與否。給事中丁之栻不能答。則面責之。令其講求中外之故。其稱旨者立行擢用。於是台諫詞館移風。皆爭講求。又以爭上條陳。京師兩畫為之一空。外省八股已廢。改試時務。學堂學會徧地。並起爭講萬國之故。守舊

者知上風旨已定、亦不敢有他言、於是作新之風氣幾定矣。上以樞臣老耄守舊、而又無權去之、乃專用小臣、特加侍讀楊銳、主事劉光第、中書林旭、知府譚嗣同以四品卿銜、為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上以無權用人為大臣、故名為章京、特加參預新政四字、實宰相也。即以群僚所上之摺、令四人閱看擬旨。於是軍

機大臣同於內閣。實伴食而已。有湖南舉人曾靜上書。請殺吾及卓如。上特發文譚嗣同擬旨駁之。又傳我密諭。令林旭帶出。蓋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摺稱師知爲吾門生。上之用譚嗣同。以其與我同爲徐學士及李苾園尚書所薦。皆吾徒也。故拔入樞垣。楊劉爲楚撫陳寶箴所薦。而陳寶箴曾薦我。楊漪川又曾保

陳寶箴上亦以爲皆吾徒也而用之時譚復生寶館於吾、林暾谷亦日日來上意有所欲傳吾有所欲白、皆藉譚林通之。時李苾園尚書奏薦甚力、上以忌西后、未敢顯然用、故用譚林楊劉代之。上之意極苦矣。時奏摺繁多、無議不有、汰冗官廢卿寺之說尤多上決行之、樞臣力諫不獲听、且曰、康有爲並請廢藩臬

道府、何為不可、而吾向來論改官制、但主增新不言裁舊、用宋人官差並用之法、如以尚書翰林同直南齋侍郎編修均兼學政、親王京卿同任樞垣總署、提督千把同作營官、專門差使、不拘官階、故請開十二局及民政局、選通才以任新政、存冗官以容舊人、軍機大臣廖仲山聞我論、託人來請我言之、吾乃草摺

言官差並用之制，引唐宋為法，舉近事為例，乃言方今官制誠不可不改，然一改即當全改，統籌全局，如折漕之去漕運，抽釐之去鹽官，尤為要義也。上即大裁冗散卿寺，及雲南、廣東、湖北三巡撫，及各道各局，並及漕運，而后不肯裁漕，而新局之置，上將有待也。廖乃啓我將請，吾諫止裁官，而吾請全裁，蓋上於變

政勇決已甚也又左右無人顧問議論故風利不得泊也。吾以古者皆有散大夫以備諷議蓋有行政之人而無議政之人、古今亦無此政體乃請置三四五品散卿、三四五六品散學士、草擬文徐子靖侍郎上之時禮部六堂易人、上擢李苾園倉督為禮部尚書、王少詹錫蕃為左侍郎、徐學士為右侍郎、內閣學士

濶普通武嘗上疏請議院。上本欲開之、吾於日本變政考中力發議院為泰西第一政、而今守舊盈朝、萬不可行也。上然之、然雖不用濶言、猶拔為禮部侍郎。上於言必酬如此、知人之明、鼓勵維新、莫不頌我聖明也。時章交公車、上尚慮天下人才未盡達、令天下士民有欲上書者、即交本籍州縣上、於是天下欣欣

春成紙店

莫不吐露於聖主之前此則三代懸鞀設鐸所未及也時言者雜沓無所不有上於其可者立予施行時復生力欲荐吾入軍機吾自避徐學士力欲荐吾直懋勤殿吾固為行新法不為富貴又以觸西后之忌辭之極力而君者猶強牽不已時吾觀復生及林暾谷之相謂卓如言曰二子形法皆輕不類開國功臣

也。今茲維新關中國四千年大局，負責非常，而二子起布衣而驟相，恐禍將至矣。昔何晏鄧颺執政，而管公明謂其鬼幽鬼躁，必及於難。吾今懼矣。以徐瑩甫及徐毅甫形相甚好，可入軍機。謂卓如福氣過人，或可消弭。並欲為沈子培奪情，舉吳德潚小村及孺博數人。又留黃公度勿出。於時復生暾谷又欲開議院，

吾以舊黨盈塞力止之而四卿亟亟欲舉新政吾以制度局不開瑣碎拾遺終無當也故議請開懋勤殿以議制度草摺交令宋芝棟上之舉黃公度卓如二人王小航又上之舉幼博及孺博二徐並宋芝棟徐學士亦請開懋勤殿又竟薦我復生芝棟召對亦面奏請開懋勤殿上久與常熟議定開制度局至是得諸

臣疏決意開之乃令復生擬旨並云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故事飭內監捧三朝聖訓出令復生檢查蓋上欲有所據以請於西后也先是語復生以上無權榮祿不臣復生不信至是乃悟是日擬旨樞垣傳出京師咸知開懋勤殿矣是日七月二十八日也是時以天津閱兵期迫收兵權則恐驚覺不撫將帥則恐

不及事、日夜憂危。後生至是知上果無權、大恐懼、吾於是連日草請仿日本立參謀本部、選天下虎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於左右、上親擐甲冑而統之。又請改維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又請變衣服而易舊黨心志。又請遷都上海、借行幸以定之、但率通才數十人從辦事、百官留守、即以棄舊京矣。力言舊京旅大膠

威門戶盡失。俄人屯重兵於旅順，扼吾之吭，無可守矣。又北京連年水災，城崩屢次，壓土塞天，泉惡脈壞，王氣已絕。又旗人環擁，舊黨彌塞，下則市儈吏胥，中則瑣例繁禮，種種種皆亡國之具，不易掃除，非遷都避之，無俾易種，新邑不能維新也。借行幸舉之，則定天下於無形。精選參謀部之兵、才武之將，以師兵鉄艦

為營衛、居於上海通達之地、以控御天下、其於新政最便。上皆然之。先是慮九月天津閱兵即行廢立夜慮此。友朋多勸吾避居日本以待變。吾不忍。以將帥之中袁世凱夙駐高麗、知外國事、講變法、昔與同辦強學會、知其人。與董聶一武夫迥異、擁兵權可救上者只此一人。而袁與榮祿密、慮其為榮祿用、不肯

從也。先於六月令徐仁祿毅甫游其幕與之狎以覘其情。袁傾向我甚至謂吾為悲天憫人之心經天緯地之才。使毅甫以詞激之謂我與卓如芝棟復生屢奏薦於上。上言榮祿謂袁世凱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何為與榮不洽袁恍然悟曰昔常熟欲增我兵榮祿謂漢人不能任握大兵權。常熟曰曾左亦漢人何

當不能任大兵然榮祿卒不肯增也毅甫歸告知袁

為我所動決策荐之於是事急矣先是為徐學士草

摺荐袁請召見加官優獎之又交復生遞密奏請撫

袁以備不測上即降旨召袁世凱廿九日至京師而

是日上召見於頤和園交密詔與楊銳帶出稱朕位

且不保令與諸同志設法密救初一日袁世凱降旨

嘉獎賞給侍郎。初二日明詔敦促我出京。於是國人駭悚知禍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諭旨有要事由軍機大臣面傳諭旨而已。至逗遛促行一事非將帥統兵逗撓無明降諭旨之理。況吾為微官報亦小事何值得明發上諭。既嚴責駁異便當革職何得謂欲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聞康有為素日講求

反與娶語耶。又上召見臣工。無煩自明乃聲明召見一次。亦從來未有之事。故國人皆曉然。上後恐吾疑惑。召見林旭。令其持密詔交出。先是自懷塔布既黜。李鴻章敬信亦撤去總署差。舊臣惶駭。內務府人皆環跪后前。謂上妄變祖法。請訓政。后不許。立山等乃皆走天津。謁榮祿。請廢立。旗人冠蓋相望。御史楊崇

伊亦榮黨也。草摺請訓政出示榮祿。榮祿許之。令楊崇伊持摺見慶邸。而西商之慶邸與李聯英。皆跪請西后訓政。立山等至諸工派太監往各使館請去西后。西后大怒。故上自八日還海請懋勤殿。都人士方側望而密詔遞下。榮祿見袁世凱被召。即調聶士成守天津。以斷袁軍入京之路矣。調董福祥軍密入京

師以備舉大事。楊崇伊於初二月至頤和園遞請訓政摺。而后意定。上欲保全我故促我出京也。是夜未見旨。飲宋芝棟家。李苾園尚書徐子靖侍郎在我左右唱崑曲極衆而聲帶變徵曲終哀動談事變之急相與憂歎。自是夕與二公遂不復見矣既而歸見敦促出京之旨又見暾谷留書云來而不遇屬明月勿

出有要事告。初三早、暾谷持密詔來跪讀痛哭激昂、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日起程出京、并開用官報關防。廿九日交楊銳帶出之密詔、楊銳震恐、不知所爲計、亦至是月由林暾谷交來、與復生跪讀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幼博來、經畫救上之策。袁慕府徐菊人亦來、吾乃相

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衆痛哭不成
聲乃屬譚復生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數
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袁曰殺榮祿乃一
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搶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
站去京二百餘里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洩若天津閱
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幼博早已

料之矣。複生入城後、卓如至金頂廟容純齋處候消息。吾稍發書料行李。是日盡卻客。及夜楊漪川宋芝棟李孟符王小航來慰、楊言京師市人皆紛紛傳八月京師有大變、米面皆騰貴、並董軍紛紛自北門入、居民震恐、乃有紛紛遷避者。李孟符言英人有七艦在大沽、將與俄戰、吾未與諸公談密謀軍而以李提

摩太交來瓜分圖令諸公多覓人上摺令請調袁軍入京勤王。至子刻內城開吾亦入城至金頂廟候消息知袁不能舉兵扶上清君側無如何乃決行聞五日袁召見上另有密詔與袁則不知其云何矣聞袁知變不奉命云容純甫欲請美欽使然以其無兵無濟於事却之天將明乃睡九點鐘起訪李提摩太與

謀。英公使亦避暑北戴河遠出無能救者。又悉假權外人故見伊藤博文而不請救援但請其說太后而已。既夕出城而見南海館居室牆傾覆心竊怪之矣。黃仲弢餞我戒以事變作榮祿將謀害我勸易裝出山東旬經天津歸則暾谷來言英俄已開仗。是夕太后還宮以為外患方殷或稍紓內憂稍為安心不知

榮祿之諄言也。卓如、幼博咸勸我微服行，吾以死生有命，聽其然。乃留幼博與卓如謀救上，而獨携李唐於天未明時出京，令幼博帶行李遲日乃出。幼博送我至門，遂永訣矣。車中猶思仲弢言，或爲山東之念，卒以死生有命，故決出天津，不顧至塞，直抵塘沽，即登招商局之海晏，以無票不許搭載，遂乃入官艙

以其初六日四下鐘乃開、悉久滯船中、忽思另搭客機人嘖有煩言、挑夫亦重索價、詹亦謂可勿回意既決、遂運行李還入店、浴於浴室。至初六早、搭太古之重慶輪、十一下鐘乃動輪。既去天津、無恙亦無戒心矣。過煙台、購梨及石子。初九日、抵滬、兩點鐘將入吳淞、出船頭眺覽、有浙江貢生姚祖義以其所上書來

示。因與議論，而船中莫不知吾者。忽有英人來問君為康某乎。其人固不識面者，姑應之。英人即入一室出照相相視，曰：此君之相乎。曰：然。問曰：君在北京曾殺人否。笑曰：吾安得為殺人事，何問之奇也。英人手出其上海道蔡鈞一書，抄白偽上諭一道云：吾進紅丸弒上，即密拿就地正法。覽畢眩然哭。英人曰：汝有

進丸弑上事否。即寫諭與之並哭言其故英人曰我英人濮蘭德也。我領事固知君是忠臣必無此事且向知汝之聯英惡俄特令我以兵船救君。可速隨我下輪事不可遲恐上海道即來搜船乃隨之下小輪時聞上弑又不知英人如何痛不欲生即預為蹈海計即口占一絕句忽灑龍漦翳太陰紫微光掎帝星

沈。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乃草與家人

遺書、及與諸弟子書、及與徐君勉一書、以家事託之

匆匆數言、交李唐密藏之。濮蘭德見吾哀哭、慰之曰、

上大行尚無確信、但傳聞耳。可待之、可少節哀、至英

兵艦旁之公司船、即函電澳門知新報陳儀侃、劉孝

寔、何穗田、告無恙、屬其救家人。又電雲衢書屋萬木

草堂、屬即移家澳門。英領事班德瑞來見取回船中行李文來。次日、總領事璧君來見並送行。而上海道連日搜船追問英領事甚急。既知救在英船、派人來則船主不准登船。上海道又派兵船二艘來。英人又派兵船二艘夾護之。仍慮有變、先調威海衛之大鐵艦來護送。是艦方上煤、聞電即行。艦至為十二日矣。

乃動輪、兵艦咸備戰具、護至福州、道無中國兵艦乃還。時在滬上記濮蘭德文大同譯局各書、皆云局中無人矣。十四夕、到香港、何曉生即同英港督所派之輔政司波君、總巡捕梅君來迎、蓋璧領事先有電告之也。居英巡捕房、有霈四弟來見、知家人已到澳而老母未來、憂思甚矣。十五月、張夫人自澳來見、知母

適從港到澳、以畏風浪不來。十六日、母來抱膝跪哭、幸脫虎口。獨念二叔父介藩公、以及二姊四妹並家岡眷屬、乃託陳維昭往訪、纔過三水迎之、時逮捕嚴急、親友皆不敢行矣。先是吾以五日行、偽臨朝六日廢上、午命步軍統領崇禮率緹騎三百圍吾所居南海館、捕幼博及門人程式穀子良、錢維驥君向、並僕

人王升王貴田叔以去是時幼博入廁本可避矣館長班恨幼博嘗責之帶兵往捜遂及難車騎塞米市胡同口觀者如山三人各乘一車至步軍衙門訊吾何往答以已去天津乃拘在押官員之監房尚有一床一桌錢維驥流涕震恐欲尋死幼博反從容言笑以解之是時聞文刑部程式穀曰吾等必死矣幼博

曰汝年二十餘我三十餘不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一刀而死不愈於久病歲月而死乎若死而中國能强死亦何妨子良曰外國變法前者死後者繼中國新黨寡弱恐我等一死後無繼也幼博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何患無繼哉七日四點鐘一辛提幼博交刑部而於次日釋子良君白及諸僕刑

部堂官親訊問吾何在答以已出天津謂何以私逃答以我奉旨敦促經奏報初四日起程並非私逃。堂官曰「汝兄不來必不釋汝。必寫信令汝兄來方釋汝云。獄中飯食及鋪蓋皆復生與贊候任之也。圍南海館既不得以文悌奏劾我曾宿張樵野所緹騎遂圍張宅。刑部主事區震適在焉誤以為我捕之去。既乃

釋之。焚野遂因此下獄。圍張宅不得，七日榮祿入京，遂發兵三千閉城門，斷鐵路，大搜凡吾知識之人，多見累者。京師搜不出，則大搜天津塘沽客棧，並停一切輪船，大索，並發電烟台、上海，搜船，電廣東拿辦家屬。於是查知吾搭招商局船，而復回，改搭重慶，即發飛鷹快船追捕。飛鷹者，新購自德國，每點鐘能行三

十海里、速率倍於重慶、追可必至、而船長以煤盡中道返。遂下獄。或曰、船長義士也。煤能返津、即可來滬。其出於仗義也。卓如與復生謀所以救我者、皆以為必無生理矣。復生促卓如入日使館、姑請伊藤設法救之。伊藤博文聞而頓足、電滬中日領事小田切、然無能力也。時捕卓如甚急、復生乃勸卓如東行、而自

蹔就死。卓如遂以七日行。時京津間風聲鶴唳處處皆傳吾所在捕搜嚴急誤以卓如為我。聶士成至親帶隊出搜捕者既登舟强索護送之日領事鄭永昌亦失色無以答之。卓如捧中國被草家書危甚。幸去海岸僅十餘里聶士成兵至則日艦已先列隊護之登舟雖再三索問曰人拒之僅乃免。是時上幽南海

瀛台中。王小航與日人謀、踰南苑救上。譚復生與京師俠士大刀王五亦謀救上、皆未及事。九日、譚復生被捕。小航被逮甚急、日人勸之東行、遂以十月行。八日、楊猗川逸、摺請偽臨朝勿剷政、遂被逮。昔鄧壽奏請王莽歸政漢室、退就臣列、其意不可及。今猗川復類之。然鄧壽不死、王莽真大度哉。嗚呼、猗川可謂古

之遺直矣。九日早、逮捕楊叔嶠在床未起、草起就縛、林旭入直、就縛。劉光第徐子静聞捕、乃自投獄中。是日、緹騎遍地、人人震懾。時又欲捕保國會、則株連徧天下矣。朝士紛紛恐及禍、多避而南下、鐵車輪船擠擁甚。各直省聞之、亦慮會事株累。又傳聞上已有不測、各國紛紛調兵、咸恐攫國變、或奔走避匿、有若大

亂者。十一日、下偽旨、謂吾結黨營私、餘免株連、以安衆心。而撫野出獄軍台。自六月後、言官揣摩希旨、爭以攻劾新黨新政為事。張仲炘於六月首劾我、而黃桂鋆請先殺六人無貽後患。十二日、兩點鐘、刑部正堂開堂訊問、偽旨命軍機大臣榮祿剛毅王文韶廖壽恒會訊、忽傳偽命不必審訊、即行正法。四下鐘菜

市口行刑、觀者如堵。幼博先就義、欲有所語、而左右顧盼無一人、五君子以次從容赴難、嗚呼痛哉、幼博就義時、衣短衣。南海館長班張祿既得吾衣物、乃爲縫首市棺、葬於南下窪龍爪槐觀音院旁、立石樹碑曰南海康廣仁之墓。九月一日、陳士廉介叔曾冒險難走京師、夜穩之、欲起運歸、而運者嚴密、未竟而還。

是役也梁元理同行至津而歸介叔慕義蹈險真古之人也幼博才斷絕人方就官主事上條陳言改元還都事王小航疏薦於朝上開懋勤殿十人名單傳聞有幼博名後以西后有變衣帶詔出事不果幼博之才一不展用年僅三十二無子遺一女名曰同荷八齡耳老母在堂吾遂折其翼竟以吾故致家大戮白

骨不歸痛可言耶政變之獄一以文悌之摺為案據先是四月大閱吾與幼博出西直門視之還游極樂寺入西直門經文悌之宅吾順與幼博訪之後文悌直入室來視吾疾幼博陪之與論變科舉數言文悌劾吾竟牽及幼博名自是京師無不知幼博者謠諑之興乃至謂幼博出入[illegible]廷曾看乾清宮門遇之者

展轉傳述或信為真故舊黨洩憤遂及大戮而楊潞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語遂至京朝謠言滿聽吾及潞川之禍皆出於此張燕野之萬里軍流亦為吾夜宿一言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又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文悌之險詖有之詩人所以痛絕之哉極樂寺耶悽愴心目極哀出之遠此

鞠凶。先君之躬。惟我二人。吾今孑然。煢煢何以為生耶。

當初六月聞變。卓如電上海。孺博告變。上海於七月得電。楚卿雲樵為吾與日本亞東時報館人設法救我。而汪穰卿告上海縣。引捕役眾大同局及卓如之家逮捕。乃皆走避。初八日。陳子褒電廣州公善堂區

讓之。時吾築室花埭、讓之夜渡江來吾家告變、而不欲明言。然時以吾為必死矣、舉家飲泣。讓之竟夕坐、候檢拾行李。至九月五更、舉家下舟。是日為禮拜、港澳輪不開、十月乃下澳船。船甫開、逮捕吾家之兵即至。蓋譚鍾麟亦於八月接電、城內則已於八日夜到雲衢書屋矣。不得吾家人、故九月侵曉而來也。兵役

來大掠捕看屋三人去。吾電發已遲若無子復之電及謙之適在而謙之之勸之也家人皆被逮矣。又幸適築花埭新屋若仍居雲樹書屋則在城中夜間謙之無從飛至亦無從飛出早及於難矣。嗚呼豈非命哉是時吾母還蘇村居鄉得謙之信即令僕人閱純往迎出港澳家人震驚相對泣。二姊夫力勸母行十

二日、關純偕一女僕護老母出城十三夕、由城下香港。關純過謹畏、謂不當生上艙乃生下艙。坐客繁多、竟夕無卧處、又雜稠人中、言語穢惡、氣味腥膻。吾母屏氣不敢語言、不敢屑涕、皆生平未嘗經此者。至港、入鴻安客棧、而不知吾家人所在。十四日、關純復還城查問、乃知過澳門。十四夕、關純還港。十五晨護老

母過澳則知吾還港十六日復來港相見然老母生平寡出出必有子孫從又未嘗居客棧富患難憂驚到港無歸僅與一女僕相對隱泣吞聲悽惶萬狀既見告知為不孝未能救天下幾危老母雖天幸得全而貽以大憂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弟婦及同荷亦於翌月來澳時風聲傳播奸人生心親戚多被擄挾

者。吾舅遂為奸宄所脅，索千金而後得還。吾二姊四妹，託于妯娌高樓深室，每夕一遷。父母妻三族人凡數十，並皆走避，而望門投止，或多見拒者。甚至吾鄉六姓及吾鄰鄉良登鄉並皆駭迸，數十萬戶，村落皆空。十一月，封吾花埭之屋，波及吾從叔中丞第及其園田二頃，並皆抄沒，於是中丞公之業盡矣。十二月，

封雲衢書屋、吾所藏之書及所著書稿盡失矣。十八日、還吾蘇村鄉、封吾二屋一廳事、及高祖炳堂公祠廟。二十二日、封萬木草堂、以吾所藏及書藏書三百餘箱盡付一炬。所著行之書、亦已行各省燬版矣、封吾象岡鄉叔父之屋及祠。而卓如之鄉亦於十七日被圍。鄉人咸走避、捕其遠族一孕婦墮孕而死。嗚呼、

慘哉。姊妹久不至。復遣關紈往迎之。並踰垣迎先人木主來澳。關紈言吾鄉空巷慘悽。戶無炊煙。蓋弥月焉。當吾家之方移而吾母之未出也。何曉生於八日託陳欣榮至城迎吾家。梁藏君請於英廣州領事。用小輪入鄉迎吾母。雖皆先去。而俠士高義。令人感泣。吾二十一日移居何曉生家。港澳賃屋薪水皆何穗

田供給周入隱微何曉生僅金數千以安羈旅藉以濟宗族及供游費焉二何君今之俠士義高海內何可復得哉當十四夕吾到港也英人前海軍卿柏麗輝亦適到約見慷慨許救我皇上我告俄人屯兵旅順者二萬費周未易輕舉也柏海部卿指頭誓死以救我皇上蓋雄才熱血不可多得之人也時日本人

字佐穩來彥偕領事上野季次郎來見以大隈伯在相位、有志營東亞、先欲至日本求救隈伯電許保護、速之來。先是日人宮崎寅藏託梁鐵君來送金二千、卹之。日本諸士皆好義周旋懇摯、故以九月五日東渡、乃議游歐美焉。在港凡二十日、日日憂君親之亡、哀家族之危。聞捕殺之信、李苾園張樵野之見流、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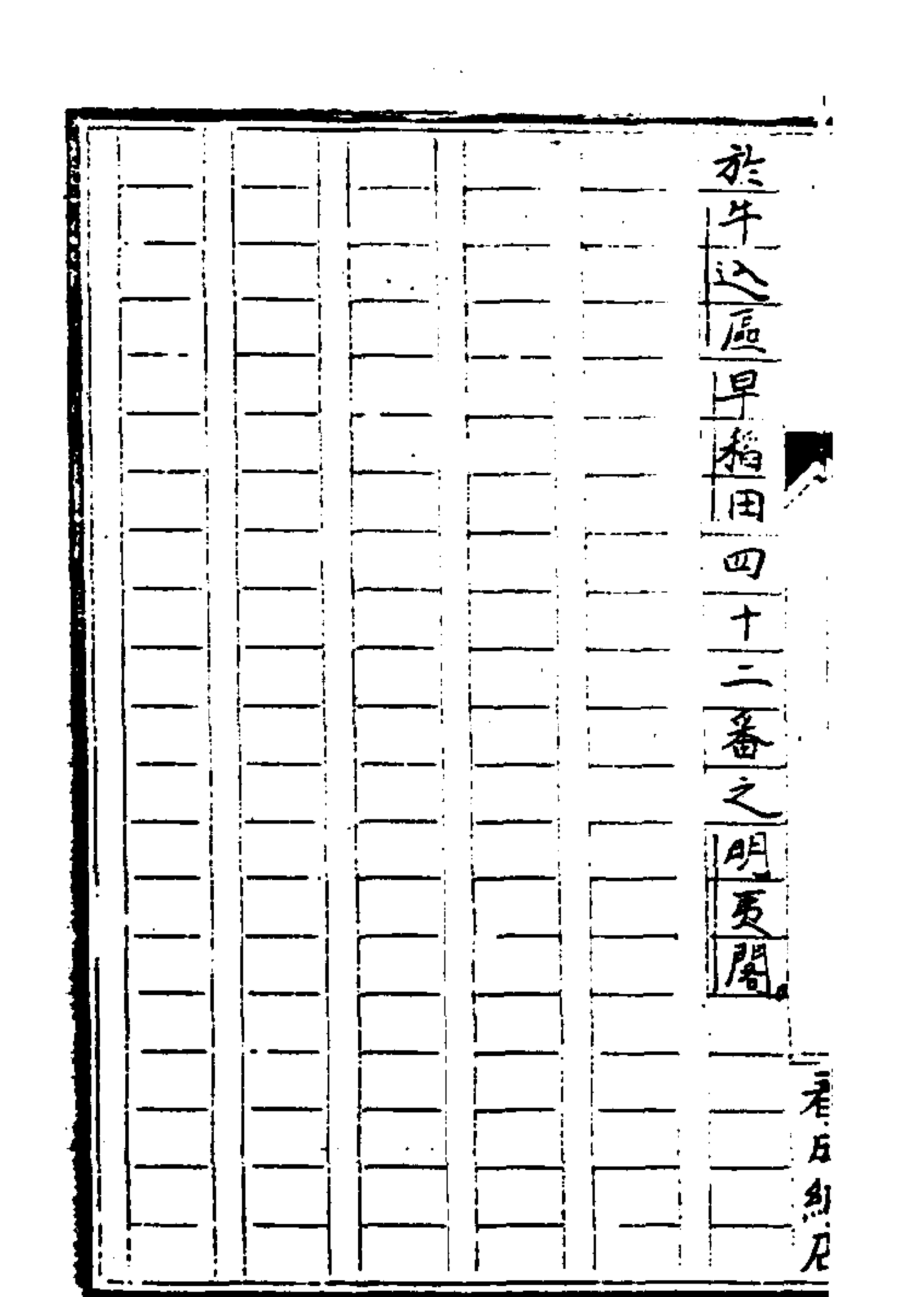
子靖之下獄宋芝棟陳寶箴父子及江建霞熊秉三王錫蕃李孟符張菊生之被革、文芸閣黄公度之被捕、日接於耳目。聞公度以我捕、慮其必死、靈英領事救焉、而為旧人救之、乃為頷手焉。其他復八股禁報館、捕會社及主筆人、罷經濟特科、農工商局、復冗官、停漕折、務反其舊。凡昔所經營者、盡皆罷廢、詩無述

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既丁此厄、一身
不自保、復計其他哉、久而聞幼博及五子之難、益令
哀惻肝肺矣。維新之事、吾以四月二十八日召見至
七月二十九日奉密旨凡九十日。是役也、身冒十死、
思以救中國、而竟不克、豈非天哉、事後追、無一生理。
吾先出上海辨氣、則上海搜捕立死。皇上無明詔密

詔之教促、遲遲出京、必死、榮祿尋發一日、無論在京在途必死、無黄仲弢之告宿天津必死、從仲弢之言、烟台、亦必死、搭招商局之海晏船、英人欲救無從、必死、是日無重慶之輪開、或稍遲數時行、追及必死、飛鷹快船不因煤乏之還、必死、萊青道非因有事往膠州則在烟台必死、上海道不託英人搜則英領事不知、

無從救必死英人不救亦必死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而無所濟而曲線巧奇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其茲中國不亡而大道未絕耶聚散成毀皆客感客形深閱死生順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諸子欲聞吾行事請吾書此此四十年乎當地球文明之運中外相通之時諸教並出新理大發

之日、吾以一身備中原師友之傳、當中國政變之事為四千年未有之會而窮理創義、立事變法吾皆遭逢其會而自為之、學道救人、足為一世、生本無涯、道終未濟。今已死耶、則已閱徧人天、亦自無礙、即作如是觀也。後此玩心神明、更馳新義、即作斷想、又為一生觀也。九月十二日至日本居東京已三月、歲暮書



於牛込區早稻田四十二番之明夏閣。